

马克思是撒旦门徒吗？

又名

黑暗先知马克思

魏恩波牧师 着

目录

前言	3
1: 魔鬼的推崇者	5
2: 支持撒旦的众灵魂	23
3: 当今世界的撒旦与马克思	61
4: 读者回应	109
后语	119
简写	127
注释	127

第五版，大字体

前言

这本书起先只是一小束资料，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撒旦教会的可能联系。

没有人写过这样的书。故此我谨慎从事，甚至有些胆怯。

我开始获得了更多证据。读者们可以自行辨别。

马克思主义如今统治人类的三分之一。如果人们晓得，这主义的发起人，正在使用撒旦的力量要统治世界，会不会感到心寒？巫术的目标就是为了使人丧胆。所谓的艺术形式之巫术，也为这目的。

如果有人断然拒绝我的言论，我并不惊讶。人们的观念，并不像科技一样容易改变。观念，宗教，并各种主义，都不能轻易改变。观念不像计算机，新版可以马上取代旧版。就算你给人们新的证据，他们旧有的观念依然不易改变。好些人的思想之门已经生锈，不能转动了。

但我在这里加上可靠的证据，请你们思考。

共产党肯定留意这本书。这书已经翻译为俄文，中文，罗马尼亚文，德文，斯勒瓦文等，又大量运送入铁幕。

例如，东柏林报章《*Deutsche Lehrerzeitung*》在标题“马克思杀手”下，激烈地否定我的这书，称它为“有史以来，针对马克思的最偏见，最无耻的作品，叫人愤怒。”

我们能轻易攻破马克思吗？这书说的是不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人们晓得他与撒旦主义的联系，就会抛弃马克思主义吗？有没有足够的人关心？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生活的巨大事实。不论你对它的意见如何，信不信撒旦的存在，也不论你以为撒旦教徒的重要性如何，我只要求你思考，估计，审判这些资料。

我相信这书能帮助你调整自己，应对今日全球每个人都面对的马克思主义。

理查 魏恩波 上

1: 魔鬼的推崇者

马克思的基督教作品

马克思还未出名之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今日世界，将近三分一是马克思主义。连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多人支持马克思的想法。甚至基督徒，包括一些高层次的牧师神甫，也相信马克思拥有正确的答案，能解决地上饥饿，无家，和受欺压的问题；就如耶稣或许有正确的答案，教导人如何到天堂。

许多人说马克思是充满人性的。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扶助被剥削的人群。他坚持说，使众人贫穷的便是资本主义。只要推翻这败坏的制度，经过一段过渡期（劳动阶级独裁统治）后，就会有新的社会。那时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工作。工厂，农场，都属于大众。人人得其所需。没有国家统治个人，没有战争，革命；只有永远的，普世性的弟兄情谊。

为了众人都得到快乐，单单推翻资本主义并不够。马克思写道：

为了人人快乐，就必须排除宗教。宗教是骗子，给人虚假的快乐。为了排除这幻觉，就必须排除制造这幻觉的情况。于是（我们需要）宗教的批判，批判这种虚假。（注1）

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立场的解释便是：马克思反对宗教，是因为宗教妨碍了共产党的理想。共产主义乃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唯一答案。

也有牧师神甫作同样的解释。英国的沃斯牧师（Rev Oestreicher）在他的讲道中说：

“不论是何种形态的共产或社会主义，都是为了叫人摆脱捆绑。在社会的地位上，教会大多数时候都是站在欺压者的一方。马克思的理论其实就是历代众希伯来先知的做法，就是为了伸张正义，叫四海一家，各人情同手足。这种主义憎恶宗教，因为宗教被利用为工具，制造社会阶级，叫贫国的孩童做奴工，好让英国的主人富有。马氏在一百年前就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话多么有勇气。。。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必须认罪，晓得我们对每一个共产党欠了一大笔债。”（注2）

马克思主义因为成功（推翻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就给人深刻印象。但成功并不证明什么。巫医也常成功。成功“证实”真理，也一样“证实”谎言。失败常是无价之宝，因为它给我们打开更深真理的路。于是我们查考马克思的作品时，不必关心它们是否成功。

马克思年轻时，曾是基督徒。他最初写的作品，标题为《忠信门徒与基督的合一》。在其中我们读到这样美丽的文字：

“透过基督的爱，我们的心就同时转向我们的众弟兄。他们与我们在灵里联合，因为基督已经为他们舍命。”

于是马克思晓得一条道路，可以叫人彼此亲爱，就是基督教。

他又继续写道：

“与基督合一，给人内里的提升，叫人在忧愁中得安慰，安静地信靠，并获得一颗可以感受到人类关爱的心。这心又能体会一切高贵伟大的事物，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与荣誉，却是在基督里体会到的。”（注3）

大约同时，马克思在他的学术论文《一个少年人择业的考虑》：

宗教教导说，（耶稣）自我牺牲为人类的好处，这话谁能反驳？祂是完全人。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职位，能让我们最好地能服侍（耶稣），任何重担就不能压倒我们，因为这只是为众人好处而付出的奉献。（注4）

可是我们也必须留意，当他完成高校时，他的结业论文却重复了六次“毁灭。”他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在那次大考里使用这字。于是“毁灭”就成了他的别名。他之所以说毁灭，是因为他把人当作“人类垃圾”。他说，“没有人拜访我，我倒欢喜。因为目前人人都是混蛋，都是（污言）。”

可是没有悔改或背道能把一个人完全改变。有时在一个人改教之后后，他旧有的信仰或不信，会突然闯进他的思绪中，显示它们还未从记忆中消失，只不过是压制到潜意识里。在马克思变成一个激进的反教斗士后，他旧有的基督思想依然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例如，在他的《资本论》中，这位成熟的反宗教斗士却会突然离题地说，“基督教是最合宜的宗教，尤其是它的后来发展的更正派。”（注5）

马克思完成高校时，他毕业证书的“宗教知识”一栏下写着：

“他相当了解基督徒的信仰和道德，而且信心稳固。他也晓得相当程度的教会历史。”（注6）

马克思的第一篇敌神文章

在马克思得到毕业证书不久，某些神秘的事物就发生了：他变成极端反宗教。他成了新的马克思。

他在一篇诗章里写道：“我要向至高者报复，那在上统管万有的”（注7）。意即他相信有一个“在上统管的。”他正在与这统治者争吵。但那在上的却没有欠他什么。马克思的家庭相当富裕。他在孩提时代没有饥馑。他比许多同学更幸福。什么促使他那么恨神？

我们不晓得有任何私人的理由。马克思在说这话时，是不是正在代替某些人说话？我们不晓得。在那种花样年华，大多数的年青人都在编织美丽的梦，想着要如何为众人行善，又如何为自己预备一番事业。可是这位少年的马克思却在他的诗章《绝望者的感想》里写道：

神以命运的铁叉与咒诅，
把我的一切都夺去了。
祂的世界都过去了，不再能回头，

我两手空空，只留下报复！

我要把我的宝座建立在极高之处，
它的峰顶寒冷，凌厉。
它的城墙令人丧胆。
它的军长是最黑暗的痛苦。

任何人如果用正常的肉眼看它，
必然掉头，脸色苍白，哑口无言，
心中发寒，眼睛瞎了，
愿他的快乐从此长眠。（注8）

马克思梦想要毁灭神的世界。他在另一篇诗章写道：

“那时我就能昂首，
如神一般，夸然行过他们的国家。
我的每一个字都是火焰和行动。
我的胸膛就如同统治者的胸膛。”（注9）

那字“我要把我的宝座建立在极高之处”，又自夸要发出令人丧胆的恐惧与痛苦，使我们想起露西弗的夸口：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把我的宝座建立在神众星以上”
（以赛亚书 14：13）

也许这不是一项巧合，一度是马克思密友的巴库宁 Bakunin 写道，

一个人必须崇拜马克思，才能获得他的爱。一个人至少也必须惧怕他，才能获得他的容忍。马克思极其高傲，几乎是疯了。（注9a）

撒旦教会与《偶拉尼》Oulanem

马克思为什么要得到这样的宝座？

答案就在一个鲜为人知的话剧中。那是他在求学时代的创作。这话剧称为《偶拉尼 Oulanem》。要解释这名称，必须先做一些解释。

撒旦教会的其中一种仪式是黑弥撒，就是撒旦祭师们在午夜诵念的。他们把黑蜡烛在倒置在灯架上。祭师穿上里外翻转的圣袍。

祭师反读公祷书，从最后一个词字读到最前的。神，耶稣，玛利亚的名字，是连每个字母也倒置而读。他们把钉着耶稣的十字架雕像倒放，或是践踏在脚下。他们又把一个赤裸妇人的身体当作祭坛。他们又从教堂偷取一块已经祝福过的圣饼，写上撒旦的名字，作为圣餐。他们又在这黑弥撒里烧掉一本圣经。所有出席的人都许诺要犯下七件致命的罪，仿效天主教圣道班的提防七罪，他们又拒绝任何善行。以后便是滥交。

拜魔鬼是非常古老的。圣经多次谈及它，也警戒它。

例如，犹太人虽然受命传达真宗教，可是他们有时也信心摇动，开始向魔鬼献祭（申命记 32：17）。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一度任命魔鬼的祭师（历代记下 11：15）。

原来在好久以前，人们已经相信魔鬼的存在。这魔鬼国度的明显象征就是一切邪恶。它的当然结果就是败坏和瓦

解。过去的大恶行，并今日的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如果没有魔鬼本身领导，就不可能成功。魔鬼便是那恶首，那秘密的中介。它联合各人，控制世界。

这话剧《偶拉尼》Oulanem 便是一个圣名的反读。它的原名是《以马内利》 Emmanuel，也就是希伯来文圣经的耶稣之名，意即“神与我们同在。”许多黑巫术的人都以为这种反读是有效的。

我们只能从马克思的奇异承认中，晓得那《偶拉尼》话剧的意义。他在一首名叫《扮演者》的诗章里，承认这个。后来马克思与他的追随者们都低调处理这诗章：

地狱的水汽上升，充满大脑，
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改变，
看到这剑没有？
黑暗之君
把它卖了给我。
它为我打拍子，给我行动的信号。
于是我更放胆，跳起死亡的舞蹈。（注10）

在撒旦会的高层仪式，参与的人可以买到一把带有符咒的得胜剑。买剑的人必须签一个合同，割腕取血，同意在他死后，灵魂归于撒旦。

为了叫读者可以了解那些诗章的可怕意义，我必须说，在《撒旦的圣经》中，他们读过了“十字架象征一个苍白无能者被挂在木头上”后，就称撒旦为“统治大地的黑暗之君，”针对那“伯利恒的永远腥臭，”“受咒诅的拿撒勒人，”“那无能的王，”“那口哑哑的落难神，”“可憎的伪装者，”，魔鬼则被称为“光明之神”，众天使都

“惧怕战惊，俯伏在它的面前”并且“把瘟疫一般的基督徒拖去灭亡。”

这里我引述《偶拉尼》的原文：

他们也是偶拉尼，偶拉尼；
这名字像丁玲地响起来，也像死亡，不断玎玲，
直到它卷曲而死。
停，我如今得到它了！它从我的灵魂升起
就如空气一样清澈，又如我骨头一样坚强（注11）

我少年的腕臂有能力
抓住你，压碎你（他把人性拟人化）
底下的黑暗深渊张开大口，等候我俩。
你先下落，我随后也狂笑而下
在你的耳边细语，“降下吧，朋友，
跟我来。”（注12）

马克思曾在中学时期读过圣经。他成年后，更相当清楚晓得，圣经说有一位天使将要捆绑魔鬼，抛进无底坑（启示录 20：3）。马克思意图把全人类，都拖下这个为魔鬼和它使者们预备的坑中。

在那话剧中，是谁正在透过马克思说话？一个年轻的学生会把全人类进入黑暗中，作为他的人生梦想？（圣经把地狱称为“外边的黑暗”）还有，他自己也要狂笑，与那些被他欺哄，不再信神的人一同下堕？除了在撒旦教的最高层次，世上没有地方会培植这种想法。

在那话剧中，当偶拉尼死亡的时候到了，他的话是：

败亡，败亡。我的时候用尽了。
时钟已经停止，矮人屋已经倒塌了。
不久我就要把永恒拥抱在胸中，
向全人类发出庞大的咒诅。（注13）

马克思喜欢《浮士德 Faust》里，米非斯托非勒 (Mephistopheles) 的话：“每一件存在的事物，都值得毁灭。”每一件事物，包括劳动人士和同志们。马克思在《十八世纪的普鲁士人》里引述这话（注14）。史大林就实行，把自己连同家人也毁了。

《浮士德》一书称撒旦为否认一切事物的灵。这正是马克思的态度。他写及“针对一切存在事物的无情批评”；“挑战德国的目前状况”；“不留余地的批判一切。”他又加上说，“报章的首要任务便是颠覆现有政治系统”（注14a）。

马克思说他本人是“最痛恨一切积极思想的人。”（注14b）

撒旦教不是物质主义者。它们相信有永生。马克思借以说话的角色“偶拉尼”，它从来不质疑永生。它强调永生，但却是极端憎恨这永生。值得注意的是，对魔鬼而言，永恒就是折磨。它们曾对耶稣说：“时候未到，你就来折磨我们麼？”（马太 8：29）

马克思也有同样的挂虑：

嘿，永恒！她便是我们永远的忧愁，
一个不能形容，不能测度的死亡，
故意制造为讥刺我们的毒药，
我们就像时钟，机械一般地盲目操作；

成了时间与空间的笨蛋之日历，
没有目的，只有让事情发生，然后被毁灭，
只为了有些事物可以毁灭。（注15）

如今我们开始了解少年的马克思发生了什么事。他有基督徒的信仰，但却没有持守。他与父亲的书信，证实他当时浪费大量金钱享乐，又不断地与父母吵架。然后，看来他落在高度机密的撒旦教会中，领受了入会的仪式。撒旦其实透过它的门徒说话。教徒们在放恣情欲中，可以看见撒旦。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诗章《绝望者的呼吁》里说的，其实是撒旦的话：“我要向至高者报复，那在上统管万有的。”

《偶拉尼》的结尾是：

如果有某种能吞灭（生灵）的大物，
我就要跳进其中，虽然我毁灭了世界——
世界把我与深渊隔开，
我就要用我耐久的咒诅把它打碎。

我将以膀臂拥抱世界刻薄的现实，
它在我的拥抱中，必然无声地死去，
然后下沉，直到空无一物，
它灭亡了，不再存在，这便是真的生活。（注16）

马克思大概是受了马库斯 Marquis de Sade 的话影响：

我憎恶大自然。我深愿可以切开它的行星，阻碍它的运行，停止众星的旋转，推翻漂浮在太空里的星球，破坏那些造益宇宙的，保护那些伤害它的——就是说，我要用写作讥刺它。 。 。 或者我们能够攻击太阳，叫它从宇宙中消失；或者利用它来燃烧世界。这些才是真罪行。

马库斯与马克思宣传同样的主义！

忠实的人，并那些得到神启示的人，常会著书，为增加同人的知识，鼓励同胞们的道德，激发宗教的热情，或至少也给人一些趣味的时刻。

只有魔鬼才会透过它特选的仆人，刻意制造邪恶。

据我所知，马克思是唯一称自己作品为“粪便，”“猪书”的著名作家。（注16a）他刻意地给读者们污秽的东西。难怪他的一些门徒，就如罗马尼亚和莫桑比克的共产党，强逼囚犯们吃自己的大便，喝自己的尿。（注16b）

在《偶拉尼，》马克思做魔鬼所作的：他刻意把全人类送去灭亡。

《偶拉尼》可能是世界唯一的话剧，其中的角色们都晓得自己的败坏，却又引以为荣，加以庆贺。在这话剧里，没有黑白。其中没有克劳底 Claudius 和欧非利 Ophelia，亚格 Iago 和德斯地摩那 Desdemona。这话剧的每个角色都是黑暗的仆役，全都显出米菲斯 Mephistopheles 的各种性情。全是撒旦式的，败坏的，注定灭亡的。

马克思家庭中的撒旦

当未成熟的天才马克思写上述的作品时，他才十八岁。但他生命的旅程却已经被设立了。他没说自己有任何服务人群的打算。他只要荒废世界。他只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宝座，以人类的战惊作围墙。

在这段时期，他和父亲的通信，包括一些特别神秘的字眼。这儿子写道：

帘子垂下了。我的至圣所摧毁了。新神必须进来。（注17）

这些话写于1837年十一月10日。这是一个曾是基督徒的青年人写的。他曾宣称基督在他的心中。如今不再如此。谁是那取代基督的新神？

那父亲的回信是：

我约束自己，不强求解释一件非常神秘的事，虽然这事非常可疑。（注18）

那神秘的事是什么？直到如今，没有一个马克思的传记作者解释这些奇异的句子。

在1837年三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写给他的儿子说：

我心中的盼望，并不只是希望你有所成就，得以成名，并你在世的日子如意顺利。这是我过去长久以来的梦想。但我可以确实对你说，那些盼望就算达到了，也不能使我欢喜。唯一叫我欢喜的是：你的心保持纯洁，

充满人性，没有魔鬼把你的心与更好的感情分离，那时我才会快乐。（注19）

什么使一位父亲忽然惧怕魔鬼会影响他的少年儿子？这孩子一直以来不都是一个基督徒吗？是不是因为，当他五十五岁生日时，收到他儿子送来的生日礼物，就是那些诗章？

这里是马克思的诗章“论黑格尔”：

我教导的话语，都混杂成鬼魔似的垃圾堆。
于是，任何人都可以照自己喜欢的去想。（注20）

这里是另一段关于黑格尔的文字：

因为我发现那最高的，
因为我透过默想，找到那最深的，
我如今伟大如神；
我以黑暗为衣，如袍一般。（注21）

在他的诗章《苍白的少女，》他写道：

于是我不得进天堂，
这个我很知道。
我的灵魂，一度忠于神，
如今选定了地狱。（注22）

这里无须解释。

马克思开始时，希望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诗章和话剧是表示他心中光景的重要线索。但由于没有文学的价值，无人赞赏。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果尔伯 Goebbels，就是因为写话剧不成功；德国种族主义的主催者罗深伯 Rosenberg，则是哲学失败；希特勒本人就是由于绘画和雕刻无成。

希特勒也曾是一个诗人。他大概未曾读过马克思的诗章，但二者的共同点却令人惊异。希特勒的诗章同样提及撒旦教徒行径：

在寒冷的夜里，有时我到
沉静的花园里，乌丹橡树下，
与黑暗的势力结盟。
月光照亮了树根符语。
凡照在日光下的，
在魔术的符咒面前就变成渺小。（注23）

在德国的野蛮时代，他们崇拜的主神便是“乌丹 Wotan”。当时他们使用符语，便是树根。

希特勒不久就放弃写诗，马克思也是。马克思奉撒旦的名，开始革命，报复那个不会赏识他诗章的社会。这是他反叛的其中一个动机。另一个动机可能是因为他身为犹太人，就被人藐视。

在他的父亲开始为他担忧后两年，就是在1839年，少年的马克思写了一本书，《两种自然哲学的差别，民主派与享乐派》。在该书的前言，他附和亚斯塞勒 Aeschylus 的声明，“我恨恶一切神”（注24）。他解释说，他针对的

是一切地上和天上的神，就是一切不承认人类的自觉为至高无上的。

马克思是一切神的死敌。他已经把自己灵魂为代价，从黑暗之君购买一把剑。他声称自己的宗旨便是把全人类带往深渊，自己也要狂笑而跃下。

马克思真的能从撒旦买剑？

他的女儿以利诺 Eleanor 说，她幼年时，马克思告诉她 and 妹妹们许多故事。她最喜欢听的是一个有关于汉斯·罗克里 Hans Rockle。

那些故事好几个月也说不完，因为很长。汉斯是一个巫师。 。 。 他有一间玩具店，也欠了许多债。虽然他是一个巫师，可是他的经济却不好。于是他必须把自己美丽的东西逐渐卖给魔鬼，虽然十分不舍得。 。 。 有些过程非常可怕，叫你的毛孔也会竖立。（注25）

一个正常的爸爸会告诉他的小孩子们那么可怕的故事吗？罗拔拜尼 Robert Payne 在他的书《马克思》（注26）也详细说及这事，就如以利诺所说的 — 那不快乐的魔术师汉斯把心爱的玩具卖给魔鬼时，总是抱着玩具，直到最后一刻才放手。但因为已经与魔鬼签了合同，不能逃避。

那传记作者又说：

这些带有威胁性的故事很可能是真的。它们就如马克思的自传。马克思看世界，就如魔鬼看世界一般，也带同魔鬼的恶意。有时他看来晓得自己正在完成邪恶的工作。（注27）

当马克思写《偶拉尼》和另一些早期的作品，写及有关他与魔鬼的盟约时，他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那时他甚至与社会主义为敌。那时他是德国杂志《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那杂志“完全不承认共产主义，更不要提为那主义宣传了。。。如果群众尝试共产主义，情况开始危急时，只需一位牧师就能化解。。。 ”（注28）

马克思要把神赶出天堂

后来马克思遇到黑斯 Moses Hess，那位给他最大影响，带他拥抱社会主义的关节人物。

黑斯称马克思为“我的偶像——马克思医生，就是要给中古宗教和政治最后一踢的”（注29）。马克思的首要目的，是击毁宗教，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

马克思当时的另一位朋友乔治朱尔 Georg Jung，在1841年写道，马克思肯定要把神赶出天堂，甚至要控告神。马克思称基督教为最没有道德的宗教（注30）。这也难怪，因为马克思相信古代的基督徒杀人而吃其肉。

那些引导马克思深入撒旦教的人，就是这样期望。至于说，马克思拥有高超的社会理想，为了助人，却看到宗教为一大障碍，所以才反宗教，完全是荒谬。相反的，马克思憎恨一切神；憎恨任何有关神的名号。他要把神赶出去。这一切在他未曾拥抱社会主义之前已经定型。社会主义不过是鱼饵，为了吸引劳动人士和知识分子。

后来，马克思为了加强吸引力，就宣称自己不承认有创造者。他又坚持说，人类自己创造了自己，虽然这种说法极其愚笨。他写道：

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人类凭着自己的劳作，创造了自己；并非是人类性格的发展。于是人就有一种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他是自我产生的。。。宗教批判的结果便是，人类就是便是人类的神。

既然没有创造者，就没有上头来的诫命；我们也不必向谁交账。马克思肯定这个说，“共产党宣传的，是完全无道德。”

2: 支持撒旦的众灵魂

苏联人在早期的口号便是，“我们要从地上赶出资本主义者，从天上赶出神”。他们不过是完成了马克思的梦想。

就如上述说的，巫术常用倒反的名字。马克思那么习于反向思想，以致他一生都使用它。他写了一本《贫乏的哲学》，回应波罗亨 Proudhon 的书《哲学的贫乏》。他也写道，“我们必须使用武器的批判，而非批判的武器。”

(注31)

还有这些例子：

我们无需在犹太人的宗教里，找出他们的秘密；倒要在一个真正的犹太人里头，找出他宗教的奥秘。（注31a）

马丁路德破坏了人们对权威的信心，因为他恢复了信心的权威。他把神甫变成普通人，因为他把普通人变为神甫。（注31b）

马克思在许多地方使用这种方法。他的方式，可以称为典型撒旦式。

你有没有诧异马克思的发型？在他的时代，人们多留胡须，但不像马克思的模样，而且一般人不留长发。马克思的打扮，正是约安娜（Joanna Southcott）门徒的样式。

约安娜是一位巫妇，自称与鬼魂示罗 Shiloh 有联系。
(注32)

奇怪的是，约安娜死了六十年后（约是1874年）：

在查挞地 Chatham 的约安娜信众有一位新人加入，就是监穆士（James White）。监穆士曾在印度当兵，他回国后就成了该地区的邪教领袖，发展约安娜的教训。。。倾向共产主义。（注33）

马克思不多公开提及宗教，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同人获得有关他的观点。他在第一次国际大会的一个友伴便是巴库宁 Mikhail Bakunin，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写道：

恶者便是撒旦针对神圣政权的造反，在这反叛中，我们看到导致一切人类的释放的良菌，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彼此招呼的口号就是“我们奉着那位被大大开罪者的名。”撒旦是那永远的反叛者。他是第一个自由思想者，也是世界的释放者。他使人为自己的无知和驯服感到羞耻；他释放人类，在人的头上打一个自由与人权的记号，鼓励他不服从权威，放胆吃知识的果子。（注34）

巴库宁不单颂赞露西弗。他也有一个扎实的革命计划。但这计划却不是为了解放穷人脱离剥削。他写道：

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挑起人们心中的魔鬼，挑起他们最邪恶的情欲。我们的使命便是毁坏，不是建设。毁灭的欲望便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欲望。（注35）

马克思和巴库宁成立了第一次国际大会，推行这诡异的计划。马克思与英格尔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在劳动阶级的眼光里，法律，道德与宗教都是“中产阶级的偏见，其中暗藏着中产阶级的种种利益。”

巴库宁透露另一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波罗亨 Proudhon 也“崇拜撒旦”（注36）。那时波罗亨也是马克思的朋友。黑斯把马克思介绍给波罗亨。当时波罗亨已经是带着十九世纪撒旦教约安娜派的发型。

波罗亨在《贫乏的哲学》一书里，宣称神便是不公义的罪魁。

虽然神反对，我们依然抵达知识；虽然他反对，我们依然成立社会。我们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压倒那神圣者。（注37）

他又宣称说，

来吧，撒旦，虽然小人与国王多时毁谤你。神是愚蠢胆怯的；又是假善与错误的；神又是暴政与贫穷；又是邪恶的。当人类向一个祭坛下拜时，人类就成了国王与祭师的奴隶，注定灭亡。。。我向天举手发誓说，（真正的）神，你不过是我理性的执行者，我良心的权杖。。。（一般所谓的）神其实是反文明，反自由，反人性的。（注38）

波罗亨宣称神邪恶，因为祂所造的人是恶的。这种想法不是他自己的首创。撒旦崇拜中的讲章也常这样说。

后来马克思与波罗亨吵架，就写了一本书，反对波罗亨的《贫乏的哲学》。但马克思反对的只是一些经济理论的细节。他并没有反对波罗亨魔鬼式的反叛神。

著名的德国诗人海尼 Heinrich Heine 是马克思第三位密友。他也是一个羡慕撒旦的人。他写道：

我呼唤魔鬼，他就来了，
他的容貌令我惊讶；
他并不丑陋，也没有残缺。
他是一个快乐的，富有吸引力的人。（注39）

“马克思十分羡慕海尼。。。他们的关系热切又贴心。”（注39a）

马克思为什么心仪海尼？可能是因为以下（海尼写的）撒旦一般的想法：

我有一个意图。。。为我家门前的几棵美丽树木，如果亲爱的神愿意给我完全快乐，就会让我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挂在这些树上。我充满怜悯的心，将会在他们死后，饶恕他们过去开罪我的地方。是的，我们必须饶恕敌人，但不是在他们还未上吊之前。

我不喜欢报复。我愿意爱我的敌人。但我不能在报复之前就爱他们。只有在报复后，我的心才能敞开。当一个人还没有报仇之前，苦涩总是留在心头。

有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愿意与一个这样想的人，交为密友？

但马克思和他的同伴们都这样想。曾经担任苏联教育部长的鲁那查斯基(Lunatcharski)是一名最主要的哲学家。他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一书里写道，马克思切断与神的一切联系，以撒旦取代，带领劳动阶级，向前迈进。

在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他的同僚们，虽然反对神，却不像现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常说的，以他为无神论者。马克思等人在公开场合，果然否认神的存在，但在暗中，却是恨恶他们相信的神。他们不是挑战神的存在，而是神的权威。

当1871年巴黎革命爆发时，共和党员(Communard)傅罗仁 Flourens 宣称，“我们的仇敌乃是神。憎恨神乃是智慧的开端。”(注40)

马克思大大称赞巴黎共和党公开宣布这宗旨。但这与公平分配粮食给民众，或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公平社会是不是一个鱼饵？消灭神与神的名号才是真目的？今日我们在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等国已经看到，那儿所有的教堂，回教堂，佛庙都被关闭了。

马克思的魔式诗篇

在马克思的诗篇《绝望者的呼吁》和《人类的骄傲》中，一个人最高的呼求是他自己的伟大。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伟大，就注定灭亡，便是宇宙性的灾难，但那人的死亡却像神一样伟大，众魔为之哀悼。马克思的芭蕾舞诗《演员》记录那歌手投诉说，神即不懂得，也不尊重他的艺术。这是来自地狱的深处，“他的舞蹈叫思想妖化，叫

心着迷，这是死亡之舞”（注41）。那歌手拔剑，插入那诗人的灵魂。

这同样的话使我们想起美国的革命人士鲁宾（Jerry Rubin）的文章《行出来》：

我们联合少年的勇气，音乐，性欲，反叛和卖国 ——
这便是难以击跨的联盟。（注42）

马克思在他的诗章《人类的骄傲》里，承认自己的目标不是为了改进或改革世界，却只为破坏。他乐于看见世界荒废：

我要轻蔑地把铁手套丢给世界，
看这侏儒巨人的倾倒
他的倒塌并不会压制我的热忱。

然后我要像神一般，
胜利地行过这世界的废墟，
还有，我要给我的话一股活力，
我就会感到与造物主相等。（注43）

马克思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后，才接受撒旦教。他经过一场重病后，就停止写诗。那病是由于他心中的风暴。那时他写及自己的挣扎，因他必须把他所憎恶的观念当成偶像。他因此害病。（注44）

马克思接受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可以在他朋友朱尔写给鲁格 Ruge 的信中看到：不是为了释放劳动阶级，也不是为了更好的社会体制。朱尔写道：

如果马克思，鲍尔 Bruno Bauer和福尔巴 Feuerbach 联合起来，发动一种神学政治观，神最好以天使阵把自己围起来自怜，因为这三个人肯定能把他赶出天堂。。。 (注45)

这些诗章是不是马克思唯一表达充满撒旦意味的文章？我们不晓得。因为保管他作品的人，到如今依然不肯公开他的大部分作品。

法国人艾伯 Albert Camus 在《反叛的人》一书写道，马克思和英格斯的三十本书未曾被出版。他说这些书大概不像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读到这个，我就吩咐一位秘书写信给莫斯科的马克思与列宁学院 Marx-Lenin Institute，询问这位法国作家的消息是否正确。

我获得一封回信。

学院的副主任，马其罗博士 Professor M. Mtchedlov 说，艾伯撒谎，但他也承认艾伯的猜测。他写道，他们没有打算印行马氏和英氏的全部作品。他说，在（马氏和英氏的）一百部作品中，只有三十本面世。他给了一个可笑的解释：第二次大战妨碍了印刷其余书本的机会。那封信是在1980年写的。那时大战已经结束了三十五年。苏联的国家印刷局肯定已经拥有足够的出书资金。

这信显示苏联共产党拥有一百本手稿，但只出版三十本。若非是为了隐藏马克思的大部分意念，没有别的解释。

马克思的糟蹋一生

所有活跃的撒旦教徒，个人的生涯都是一团糟。马克思也是。

古斯利 Arnold Kunzli 在他的书《神经病汉马克思》（注46）写及马克思的一生，包括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的自杀。他的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他的女儿劳拉 Laura 嫁给社会主义者拉法古 Lafargue 后，生的三个孩子也都夭折。过后她与丈夫一同自杀。马克思的另一个女儿也和丈夫企图一起自杀。她死了；她丈夫在最后的一刻回头。

马克思完全不把养家当作自己的责任。虽然他可以轻易完成这个，至少可以凭着他超强的言语能力。可是他却靠乞求英格尔过活。他与自己的女佣海伦有一个私生子。后来他把这孩子转称为英格斯的孩子。英格斯也接受了这闹剧。马克思时常醉酒。莫斯科的“马克思-英格尔研究院”主任利亚撒罗 Riazanov 在他的书《马克思作为一个人，一位思想家与一名革命斗士》中，也承认这个。（注47）

马克思的爱女是以利诺 Eleanor。他称她为菟丝 Tussy。他时常说，“菟丝就是我。”以利诺在英格斯临终的床边，听到爸爸私生子的真相，就整个人崩溃了。她因此自杀。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宣言》一书里，讥笑资本主义者“任意使用他们劳工的妻女。”

马克思的生活甚至还有一个更黑的污点，就是那大革命。

德国报章《Reichsruf》（1960年正月九日）刊登奥地利首相拉阿比 Raabe 把马克思的亲笔信，捐赠给当时苏联的主席克罗斯基 Nikita Khrushchev。克罗斯基并不高

兴，因为这信证明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受薪线人，窥探革命分子。

那信是无意中在一个秘密的抽屉里发现。它显示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时，出卖自己同志们的消息。每一则消息都可获得25美元酬劳。这些是逃亡在伦敦，巴黎与瑞士的革命人士的记录。

他向警方提供的秘密消息，包括针对鲁格 Ruge。当时鲁格还自以为是马克思的密友。这两人的礼貌信件如今还存在。

路贺尔 Rolv Heuer 在《天才与财富》里形容马克思糟糕的经济状况：

当马克思在柏林求学时，他每年获得700铎里
(thalers) 的零用钱。（注48）

这是非常大的数目。当时只有五巴仙的人口获得年薪300铎里。根据马克思研究院，马克思的一生，从英格斯获得大约六百万法兰。

他总是渴求遗产。当他的一位叔叔患病疼痛时，马克思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我就得以脱离困境”（注49）。英格斯回答道：“恭贺你，那妨碍你获得遗产的人，如今病了。我希望那结局马上就到。”（注50）

后来“那条狗”死了。马克思在1855年三月8日写道：

大好消息。昨天我们听到，我太太的九十岁叔叔死了。我太太将会获得一百 Lst；如果那老狗没有给那照料他家的妇人一部分，我们就会获得更多。（注51）

对那些比他的叔叔更亲的人，他也没有更好的感情。他甚至不与自己的母亲说话。在1863年十二月，他写给英格斯说，

两个小时以前，有电报来说，我的妈妈死了。命运注定要取去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我自己已经一只脚踏入坟墓。在这情形下，我比那老妇更是需要帮助。我必须到特列瑞去处理遗产。（注52）

他只这样说及自己母亲到过世。

还有，马克思与自己的太太关系也非常恶劣。她两次离开他，可是都回来。当她死时，他甚至不去她的丧礼。

马克思时常缺钱。他在股票行里失去大量的钱。身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只会在股票行里输钱。

马克思就如英格斯一样，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通信却是充满污言秽语，这在他们当时的社会阶级实属少见。每一封都是肮脏话，没有一封信可以让人读到一位理想主义者，谈到自己的人道或社会主义之梦想。

既然撒旦教是高度机密的，我们只能得到有关马克思与这组织的可能联系。他糟糕的生命或许是另一个证据。

英格斯的反悔改

由于英格斯在马克思生命中占有主要地位，我也稍微提及他。英格斯出生在一个神甫家庭。他少年时写了一些美丽的基督徒诗章。在他遇到马克思后，就写道：

谁正在追逐一个狂野的目标？一个来自塔日珥（Trier，马克思的出生地）的黑人，一个令人则目的怪物。他不步行，也不奔跑，却是狂跳愤怒，几乎要把天空也撕碎。他伸展双臂，抓紧邪恶的拳头，不断发怒，就如有成万的魔鬼抓住了他的头发。（注53）

英格斯在读过一位自由神学家包尔（Bruno Bauer）的书后，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基督信仰。他在心中大有挣扎。那时他写道：

我每天祷告，几乎是一整天，为求得真理。自从我开始怀疑以来，我就这样做，但依然不能回头。在我写这个时，我的眼泪也流下。（注54）

英格斯不能找到回归神道的路。相反的，他却加入自己曾经称为“成万魔鬼附身的怪物”（注55）。他经历了一种“反悔改。”

鲍尔是谁？他破坏了英格斯对基督的信心，又促使马克思反基督。这位自由派神学家与魔鬼有没有关联？

包尔就如英格斯，开始时也是一位信徒，又是一位保守派的神学家。他还写文章捍卫圣经，反击批评圣经的人。但后来他自己倒成了一个极端的批判圣经者，又创立了一种物质主义的基督教，强调耶稣只是一个人，不是神的儿子。包尔在1841年十二月6日写信给他的朋友鲁格 Arnold Ruge，也就是马克思和英格斯的朋友，说：

我在大学发表演讲，听者甚众。当我在讲台上发出亵渎的话时，我真的不晓得自己是谁。那些亵渎那么恶毒，以至这些没人该冒犯的孩童们，听了也毛孔倒立。当我发表这些亵渎话时，我想起我如何在家里虔诚地为圣经和启示录准备讲稿。无论如何，每逢我上台，一个非常坏的魔鬼就附着我。我那么软弱，以至投降。。。我里面那个亵渎的灵，要我公开以博士的身份传扬无神论，才会满足。（注56）

至于那位说服英格尔成为一个共产党的，就是过去曾经改变马克思的摩西黑斯。黑斯在遇到英格斯之后，这样写道，

他和我分手后，已经是一个过度热诚的共产党。这就是我报复的方法。。。 （注57）

报复就是黑斯生命的最高目的？露西弗也是。

在英格斯思绪中，过去的基督徒形象未曾消失过。在1865年，他表示欣赏宗教改革的歌曲《神是我们的坚固堡垒》时，就称它为“一首得胜的凯旋曲，就如十六世纪的马赛曲 *Marseillaise*”（注58）。他还写了其他倾向基督教的文字。

英格斯的悲剧是令人感动的，比马克思更甚。这里是一篇非常好的基督徒诗章，是英格斯在少年时写的：

主耶稣，神的独生子，
你自愿从天上的宝座下来，
为要救我的灵魂。

你在恩慈中下来。
作为你天父的光，
愿你让我也能选择你。
充满慈爱，荣美，毫无忧愁，就是我们生长的喜乐，
救主，我们颂赞你。

当我临终，吸入最后一口气
必须经过死亡的痛苦时，
愿我稳固地抓住你的手，
好在我的眼睛开始充满黑暗，
我的心脏开始停止之时，
可以在你里面渐渐冰冷。
我的灵魂要在天堂，
永远赞美你的名，
因为它已经安息在你里面。

但愿那快乐时光快快到来
从你慈爱的怀抱里，
我得以取得温暖的新生命。
然后，神哪，我就得以永远拥抱
那些与我亲爱的人们，
永远，永远，永远活着，
在你的光中，
我的新生命展开了。

你来到人间，解开死亡和疾病，
好叫快乐与幸福可以充满世界。
你再临地上，全地将完全改变；
你要给各人自己的一份福分。（注59）

在英格尔从包尔得到怀疑的种子后，就写给一些朋友说，

经上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在每一处都寻找真理，包括所有可能获得真理之影子的地方。可是我依然不能发现神的真理，那永恒的真理。经上写着，“你们寻求，就必寻见。你们当中有哪个人，当儿子求饼时，给他石头？你们在天上的父更是这样。”

当我写这到这里，我的眼泪也流下。我大受感动，我感到我不会丧失。我会到神那里去。我的整个灵魂都渴望祂。这也是圣灵的见证。我凭着这个生活，也凭着这个死亡。。。神的灵证实我是神的儿子。（注60）

英格斯很晓得撒旦主义的危险。他在自己的著作《基督里的哲学家，驰霖》（Schelling, Philosopher in Christ）里，这样写：

自从可怕的法国革命后，一种全新的，邪恶的灵正在进入大部分人类中，无神的思想昂起狰狞的头，一点也不羞愧，以至你会想，经上的预言是否正在完成。让我们先查看经上说及末日的无神思想。主耶稣说：“许多假先知要起来，迷惑多人。由于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但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多国作见证，然后末期才到。”还有在24节：“那时必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是能行，就把许多选民也迷惑了。”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2: 3 说，“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这不

法之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英格斯不断引用圣经，就如大多数信服圣经的神学家所作的。

他继续说：

我们不再能对主耶稣无动于衷或是冷淡。那敌意已经公开的，明明说了出来。在一切信仰与党派中，如今只分成两种：基督教和反基督教。。。我们看见假先知在我们中间。他们到德国的每一个角落传播；他们教导撒旦的教训，在每一个市集；把魔鬼的旗帜在每个城市高举，勾引贫穷的青少年，要把他们投下最深的地狱和死亡。

他以启示录的话结束他的书：

看哪，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阿门。（注61）

这个写这样诗章，发出这种警告；又流泪祷告，意识到这危险；又意识到马克思已经被上万魔鬼附身的人，却会成为马克思的最亲密同工，为魔鬼而战。“共产主义废除永恒的真理，废除一切宗教，并一切道德。”（注62）

自由神学完成了这可怕的变化。它与马克思，英格斯同样有罪，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已经被共产主义杀害。

马克思恨恶众国

马克思的整个态度和转变便如撒旦一般。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却写了一本反犹太人的书，《犹太人的问题》。

在1856年，他在《纽约论坛》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苏联人的贷款》，其中说，

我们晓得在每一个暴政背后，总会有一个犹太人；就如每一个教皇背后，总是站着一名耶稣会成员；也就如（天主教）耶稣会的军队扼杀了每一种自由的思想。如果不是因为犹太人要盗窃人类资产，资本主义者引发的战争就得以停止。难怪在1856年前，耶稣把耶路撒冷圣殿的商人赶了出去。如今的犹太人也像当时的。他们站在暴君的背后。这些大多数都是犹太人。由于犹太人成为那么强大，以至威胁全球的生活，逼使我们必须公开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目的，好叫全球工人可以醒转，消灭这种邪恶影响。

希特勒有没有说过什么，比马克思说的更糟？

奇怪的是，马克思也写相反的事。在《资本论》（The Capital）的第一册，标题“资本主义者的制造特性”下，这样写道：“在选民的面前，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产业。”

许多犹太裔的共产党模仿马克思憎恨犹太人。

有名的德国犹太共产党领袖，也是国会议员的鲁德非斯尔 Ruth Fisher 说：“粉碎犹太资本主义者，把他们挂在灯柱上，践踏在你的脚下。”（注63）

为什么只针对犹太资本家，而不针对其他种族的资本家？他没有解答。

马克思不但憎恨犹太人，也憎恨德国人：“叫德国人复活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殴打。”他又说及“愚蠢的德国人民。。。可憎的德国偏狭国民思想，”又说“德国人，华人，犹太人就如小商人和叫卖的小贩”（注64）。他又称苏联人为“吃垃圾者”（注65）。斯拉维 Slavic 人则是“种族垃圾”（注66）。他对多国表露憎恨，从来没有表露爱。

马克思在他的1848年的新年回顾里，说及“饭桶斯拉维族”，包括苏联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些“食古不化的”种族只好“马上消灭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将来的世界大战不单要消灭反革命分子的阶级和朝代，也要把反动分子的种族从地上消失。那便是进步。”“他们连名字也要消灭。”（注67）

马克思和英格斯都不关心百万人的灭亡。马克思写道，

我们的社会正在进行一种无声的革命。这革命并不理会它将会摧毁的世人，就如地震不会怜悯它将会倾倒的房屋一般。凡不能迎合新的存活条件的种族和阶级，都将灭亡。

比较起来，希特勒倒比马克思仁慈得多。他只是要占领和奴役多国，并不是要把众国完全毁灭。

英格斯写的，也与马克思相似：

第二次大战将会使反动分子从地上消灭。这也是进步。（注68）

明显的，这将摧毁一些精致的国花（顶尖人才）。但历史上如果没有暴力与无情，任何事都做不了。（注68a）

马克思自夸为劳动阶级的斗士，却称劳动分子为“笨男孩，暴民，笨驴。”

英格斯很知道，他会从劳动分子获得什么。他写道，“民主分子，红军，是了，连共产党群众，也不会爱我们。”

马克思把黑人当作“白痴”，又时常在私人的信件中使用“黑鬼”一词。

他称他的对手拉萨利 Lasalle 为“犹太黑鬼，”又说这不单只是藐视一个人。

现在我可以完全肯定，他的头型，头发，显示他是来自摩西逃出埃及时，随同逃难的非洲黑人（不然的话，他的母亲或祖母必然是一个黑鬼的杂种）。。。。这家伙的性格，只会催促他人，正如黑鬼一般。

马克思甚至支持北美的奴隶制度。为这个缘故，他与他的朋友波罗亨 Proudhon 吵架。波罗亨公开支持美国释放黑人奴隶。马克思写信回应道：

北美少了奴隶，这两个最先进的国家将成为父权社会。世界少了北美，就要成为没有法制的世界——意即现代商业与文明的没落。消除了奴隶，就是等同把美国从世界地图上涂抹。（注69）

马克思也写道，“让魔鬼干掉英国人！”（注70）
虽然如此，还是有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跟从马克思主义。

家中的撒旦

马克思钟爱的女儿艾莉诺得到父亲的许可，嫁给爱德华（Edward Eveling）。爱德华的演讲题目诸如“神的邪恶。”（撒旦信徒常这样说。他们不像无神论者。他们不否认神的存在。他们晓得神存在，只是说神是邪恶的。）在他的演讲中，他尝试证明神“鼓励多妻制，又挑拨人们偷盗。”他公开支持褻渎的权利。（注71）

这位马克思挑选的女婿，便是这集团的讲师。下列的诗章表露这圈子对撒旦的态度：

撒旦，宴会之王哪，
我正在向你呈词，大胆而放任。
祭师们哪，滚开！不要作声，我们不要你们的洒水。
撒旦绝不会站在你们的一边（作为你的靠山）。

撒旦哪，你的呼吸启发了我的言辞，

我的胸怀否认众神。
教皇设立的国王，并非人君，
你的呼吸便是那闪电，震动人心。

迷失正道的灵魂哪，
撒旦是仁慈的。看河洛撒！

就如旋风展开它的翅膀，
众民哪，伟大的撒旦正在行过！
这是伟大的正义伸冤者！
人们必向你供香，向你许愿！
你叫祭师们的神退位。（注72）

一位家庭女佣的透露

一位美国人，塞季斯（Sergius Riis）战士，曾是马克思的门徒。当他听到马克思过世时，感到难过，就到伦敦去拜访马克思老师的家。那家庭已经搬迁。他唯一能找到的访问对象就是马克思过去的家庭女佣海伦（Helen Demuth）。她告诉他这些奇异的事：

马克思是一个敬神的人。当他病重时，就独自在房间里祷告，点着一排蜡烛，在额上绑着一条带。（注73）

这意味保守的犹太人在早上的祈祷。但马克思已经受洗进入基督教，他从来没有作犹太教的崇拜，后来甚至针对神。他也写书反对宗教，他的儿女们也都不信神。那么这

仪式是什么，以致他的女佣误以为是祷告？当犹太人扎头晨祷时，不会在面前点着一排蜡烛。这会不会是一种巫术？

我们也晓得，马克思虽然外面是无神论者，其实在他的书房却藏有一个希尤（Zeus）的头胸石像。在希腊的神话中，希尤是一个残忍的野蛮族神，曾经变为怪兽，征服欧洲——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达成的。

（奇怪的是，这希尤的裸体像，也是纽约联合国大厦里，主客厅中唯一的宗教象征。）

家信

另一个可能的迹象，是在马克思的儿子艾格尔 Edgar 写给他父亲的家信中。这信日期是 1854年三月31日。信的开头是奇异的：“我亲爱的魔鬼”（注74）。谁听过有儿子这样称呼自己的爸爸？但撒旦会员便是这样称呼自己至亲的人。这孩子也是撒旦会员？

同样的，马克思太太在1844年八月给他的信中，也这样称呼他：

大祭师，灵魂的主教啊，你上一封牧者信息，已经再次给你可怜的羊群安息与和平了。（注75）

马克思曾在《共产宣言》里透露，他意图消灭一切宗教，人们便以为，消灭一切宗教，必然包括消灭撒旦信仰吧？但他的太太却称他为大祭司与主教。是什么宗教的主

教？除了基督教，只有撒旦教。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会写什么牧者的信？他的牧区在哪里？这些都是马克思生命中未曾解答的问题。

传记作家们的见证

马克思的一些传记作者肯定怀疑他与魔鬼崇拜的联系。但他们没有属灵的根基，就不能明白眼前的现象。但他们的见证依然深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法兰斯（Franz Mehring）在他的书《Karl Marx》写道：

虽然马克思的父亲在他儿子二十岁生日后的几天就死了，这父亲看来担忧有污鬼来干扰他钟爱的儿子。。。 （注76）

亨利（马克思父亲）从来没有想到，他送给小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文化，却会害了孩子，把他所害怕的魔鬼也送了给孩子。（注77）

马克思死在绝望中，就如一切撒旦会员。在1883年五月25日，他写信给英格斯说，“生命是多么缺少目的，多么空洞，但又多么可慕！”（注78）

与马克思同时期的，有好几位伟大基督徒，包括：作曲家门蒂索（Mendelssohn），慈善家巴纳多（Dr Barnardo），传道人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并威廉

布特(General William Booth)将军。这些人都住在伦敦，与马克思相近。可是他从来没有提及他们。他完全不留意他们。

马克思背后有一个秘密，鲜少马克思主义者晓得。列宁写道，“过了半个世纪，依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晓得马克思。”（注79）

列宁一生的秘密

在列宁生命的背后，也有一个秘密。

当我写这书的初版时，我不晓得列宁与撒旦会的个人联系。后来我才读到特洛斯基 Trotsky 的《少年列宁》。特洛斯基是列宁的密友与同工。他写道，列宁在十六岁时，就把颈项上的十字架撕了下来，吐以唾沫，踏在脚下。这是撒旦会常用的仪式。

列宁拥有撒旦会的想法是毋庸置疑的。要不然，怎样能解释他在1913年十一月13日写给苏联作者格罗基（Maxim Gorki）的信，

百万种罪行，恶意，压迫，并身体的疾病，都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这些都是容易发现的。真正危险的是那种看来如薄雾的属灵之神，无论人们怎样粉饰它。（注80）

最终撒旦欺骗了他，就如欺骗一切跟从他的人。
列宁这样写及苏联：

这国家并不如我们臆想一般的操作。它是如何操作的？它不听使唤。外面看来，握着驾驶盘的人（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似乎正在控制它，但这车却不朝向司机所要的方向行去。它倒听从另一种指使。（注81）

这是什么力量，能以取代劳动领袖们的计划？他们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卖给一种力量，希望能加以利用，但却发现那力量比他们还强，以致令他们绝望？

在1921年，列宁在一封信里写道：

我希望有人会用一条臭绳把我们都抓去问吊。我不会失去这希望，因为我们终不能废除肮脏的官僚制度（他是指他创立的共产制度！）。如果我们真的被吊起来，那就很好。（注82）

这便是列宁一生为共产主义争斗的最后希望：被吊在一根臭绳上，作为自己的报应。他没有获得这个报应，但几乎他所有的同工后来都被斯大林杀死了。他们在行刑之前，每个都公开承认说，他们并不是为了服务大众，却是为了服侍另一种力量。

这是怎样的一种承认：“我希望有人会用臭绳把我们问吊。”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十三岁时，就写了一首可以称为预言的诗，说及他生命终必破产。他决定服务人民，但不需要神。那首诗这样说：

白白为他人舍命
可怜你的命运如此悲惨
你的牺牲全然无益。（注83）

这与另一位斗士使徒保罗说的，多么不同。保罗在临终前写道：

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公义的审判之主在那日必赐给我的。（提摩太后书 4：7，8）

真的有“太迟”这一回事。以扫（以撒的长子）后悔卖了他长子的名分，虽然他后来流泪痛哭，依然不能挽回。现代苏联的创立者列宁在临终的床上也说，

我大大错了。我的噩梦是感到自己在鲜血的海洋中，这些血来自无数的受害者。回头是太迟了。要救我苏联，我们需要亚希希的法兰西。须有十个这样的人，苏联才能获救。

布卡林，斯大林，毛泽东，齐奥斯库，安迪罗波

在这里，也许值得我们留意纵观一些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党总秘书布卡林 Bukharin 是这个世纪主要

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他十二岁时，读了启示录之后，就希望成为那个敌基督。他从经文发现，敌基督必须是那大淫妇的儿子，他就强调自己的母亲承认自己曾是妓女。

他写及斯大林说，“他不是人，乃是魔鬼。”（注84）

在这布卡林发现自己落在谁的手中时，已经太迟了。他在被捕处决之前，写了一封信，要他的太太铭记在心。他写道：

我要过世了。我垂下头。。。我感到在一个地狱似的机械面前，毫无希望。。。 （注85）

他曾协助建立一个庞大的“断头台”——苏维埃共和国。这宛如一副杀死百万人的机械。但只在最后发现，他的结构是地狱定制的。他希望成为敌基督。结果却他自身成为受害者。

斯大林的妹夫和亲密同工，卡伽孺威 Kaganovitch，在他的日记中写及斯大林说：

我开始明白斯大林如何使自己变成神。他没有一点人类的感情。。。就算是在他表露一些感情时，都不象是属于他的。它们就如铁甲上的鱼鳞一样虚假。在这鱼鳞背后的，才是真正的斯大林：一块钢铁。为某些原因，我相信他会永远活着。。。因为他完全不是人类。。。

罗萨（他太太）也曾说：“哥哥斯大林曾要我赤着身子，只穿袜子爬上一棵树。我感到他完全不是一个人。他过于反常了。虽然他看来好像一个普通人。这是一个谜。”我正在写什么？我是否是也疯狂了？

斯大林向卡伽儒威形容自己的属灵操练。一般宗教信仰徒都会默想美丽，智慧，善良的事物，好叫他们更慈爱。但斯大林却进行相反的操练。

他告诉卡伽儒威说：

当我必须对一个人说再见时，我就四面观看这人，直到他成为可憎。有时为了党的路线，必须排除某个我心中有好感的人时，你想我会怎样做？我就想象这人正在大便，放屁，打呃，呕吐，于是我不再为他伤感了。他越早停止污染这大地越好。于是我就把这从心中除去了。

斯大林的其中一种娱乐就是把青色眼镜绑在马的眼睛上，叫它们看干草如青草。他也把无神论的黑眼镜加在众人的眼睛上，叫人看不到神的草场，就是神为相信的灵魂预备的。

那日记又说：

许多时候，斯大林说宗教就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他为许多原因憎恨宗教，我也有同感。宗教是一个狡猾的，危险的敌人。。。斯大林也以为，虔信宗教的父母，最该受的处罚就是把他们的孩子夺去，不论这些父母有没有犯法。

我想他也秘密的接触星相学。他的其中一种特性常常令我惊异。每逢他谈及神与宗教，总是隐藏着一种惊惧。起先我以为这是我的想象，但渐渐地，我认识到这是真的。不过每逢这话题出来时，他总是很小心。我始终不能找出他的真正观点。只有一样事情是肯定的，就

是他对待神与宗教的方式是特别的。例如，他从来不直接说没有神。。。

当人们在他面前，就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全都仰慕他，敬拜他。我并不以为他很享受通国的爱戴；他心中要的，超乎那个。听来似乎奇怪，但他真的站在过去神专有的地位上。

人类存活的悲剧之一，便是总有仇敌，有时又必须与他们相争。马克思却以这个为乐。他的口头禅便是，“世上没有比咬自己的仇人更美好的事了。”（注85a）

难怪他的门徒斯大林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培养一个人的友情，直到他放心地把头枕在你的胸前，你就可以把刀子插进他的背后；这就是无以伦比的欢愉了。”（注85b）

马克思曾写信给英格斯，说及与他意见相左的同志们：

我们必须使这些暴民相信我们继续和他们相善，直到我们有能力把他们从我们的路上扫除，不论是用什么方法。（注85c）

与斯大林并肩作战的同志们，许多都说，斯大林就如被鬼附身。这话大有意义。

南斯科拉夫的共产领袖米罗瓦（Milovan Djilas）与斯大林相熟，他写道：

斯大林的魔力不就在这里吗？他使共产行动里的每个人都混乱和惊骇，好创造并巩固他的政权。。。（注86）

他也说及苏联整个统治阶级：

他们制作一种假象，就如相信一个完美的，部分阶级的社会。其实他们什么都不信，只信组织的权力。
(注87)

连斯大林的女儿思维拉娜 (Svetlana Alliluyeva)，虽然完全不晓得撒旦主义的深奥事物的，也写道，

(苏联内政部长) 贝利亚 Beria 似乎与我全家有一种魔鬼般的联系。。。贝利亚是一个可怕的，邪恶的魔鬼。。。一个可怕的恶魔抓住了我父亲的灵魂。

思维拉娜又说，斯大林以为善良与饶恕一切的爱，比最大的恶行更可恶。(注88)

统治将近一半人类，在全球下令恐怖行径的，这便是这种撒旦式的祭师集团。

这里也该为斯大林说几句公道话。

斯大林是一位地主与一位女佣的私生子。他父亲怕获得臭名，就买通一个鞋匠娶了这怀孕的女子，但此事却被人晓得了。斯大林孩提时代就被人讥笑为私生子。在他少年时，生父被人谋杀。斯大林受嫌疑，但人们找不到确实的证据。

后来，在他读神学时，就加入共产圈子。在那里他爱上一个女孩噶丽娜 Galina。由于当时的共产党缺乏资金，党

方就命令噶丽娜充当一个富人的情妇，好为党方提供金钱。当斯大林自己也投票赞成时，噶丽娜就割腕。

斯大林自己也得到党方的指示，进行打抢。他干的很成功。他也没有为自己收取任何抢来的钱。

党方也任命他渗透捷克的警队。他必须扮演两个角色，出卖次要的党方成员，以便找出警方的秘密，并保护更重要的共党成员。

于是作为一个少年，斯大林有着最糟的出生，教育和发展。因此他很容易就受撒旦的影响。他果然成了一个铁人（斯大林，Stalin，意即铁人。）他没有一点怜悯。（安德罗波夫，Andropov，就是上一任苏联总理，也给人同样的印象。曾经与他会面的法国外交部长克劳迪 Claude 形容安氏说，他就如“一个没有灵魂之温暖的人，只会像计算机一般地操作。。。他毫无表情。。。绝对无动于衷。。。他的用词与动作，都正确无误，完全像一部计算机。”）

斯大林，也如他以前的马克思，英格斯，并鲍尔，开始时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他十五岁时，写了第一首诗章，开始的一句便是“大哉全能者的供应。”他进入神学，因为他感到这是神的呼召（注89）。在那里他首先成为达尔文的信徒，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当他开始写革命文章时，他的第一个笔名便是“Demonoshvili（注90）”在乔治语意即鬼魅式；并“Besoshvili，”意即像魔鬼一般。（注91）

苏联陆军司令吐哈 Tuhatchevsky，是被斯大林枪杀的红军首长之一。他的女儿特洛斯 Troitskaia 写道，她的父亲把斯大林的相片放在睡房的东边角落，就是东正教徒通常置放他们圣像的地方。

捷克有一位共产党被任命为国家宗教事务会议主席。这个机构目的就是窥看信徒，加以逼迫。这位共党就为自己加上一个称号“鲁沙”Hruza，在斯勒法克 Slovak 语文，这名字意即“恐怖，”这也是魔鬼的外号之一。

阿根廷恐怖组织的一名领袖为自己加上一个别名为“撒旦式”Satanovsky。

有名的法国共产党作家安纳多利 Anatole France 曾经引领好些法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进入共产主义。在巴黎最近展览的魔鬼式艺术里，其中一件展示品便是这位作家使用的特别椅子。它的扶手有角，椅脚包着山羊毛。这正是撒旦仪式使用的。（注92）

伦敦的高门墓园(Highgate Cemetery)是英国的撒旦教中心（注93）。马克思也葬在其中。这墓园举办神秘的黑巫术。曾经在1970年攻击数名少女的匪党高门蝙蝠（注94），就是在这里获得启示。共产中国的主席华国锋也曾到此拜访。

梅伊贺(Ulrike Meinhof)，艾色林(Eselin)和其他德国赤军恐怖分子也都与巫术有关。（注95）

其中一种最古老的拜魔鬼之异教，就是叙利亚的叶兹迪人(Yezidi)常用的。苏联无神论的杂志《Nauka I Religia》(7/1979)为它写了详尽的报导。这是那份无神杂志完全不加批判的“宗教”。

至于东方的共产党呢？毛泽东曾写道：

自从我八岁大，我就憎恨孔子。我们的村庄有一所孔庙。我只有一个热切的愿望，就是要把它彻底消灭。
(注96)

一个八岁的孩子要把自己的宗教完全消灭，是否正常？这种思想是属于鬼魔的。

另一个极端是十架的圣保罗（意大利僧人，1694年）。他从八岁开始，就每天晚上祷告三个小时。

暴力邪教

英格斯在《反杜林》Anti-Duhring 一书里写道，“对全人类的博爱是完全愚蠢的。”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们需要憎恨，多于需要爱——至少如今是这样。”

泽古瓦腊 Che Guevara 真的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他的文章与英格斯的共鸣：

争斗的元素之一，便是憎恨。这是针对敌人的憎恨，不带一点怜悯。这憎恨可以大大提升革命人士，超过天然的限制，使人成为一个有效的杀人机械，一架冰冷的，计数机一般的机械。

这便是魔鬼希望把人转变成的东西。它已经改造了许多领袖。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已经看到超过我们所能接受的：希特勒，艾池曼，门格勒，斯大林，毛泽东，安德罗波夫，波博。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

共产党并不隐藏自己的动机。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标，必须使用暴力才能达到。他们必须推翻整个现有的社会制度。

还有：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缩短旧社会的死亡痛苦，并新社会诞生的产痛，就是使用恐怖行动。这是唯一简化和集中的方法。（注96a）

历史上曾有许多革命。每个都有其目的。就如美国革命，为的是国家独立。法国革命为了民主。只有马克思把革命当作革命的目的，就是“永恒不断的革命。”他要为革命而杀人，却并没有任何要达成的目标；疯狂地使用暴力便是它唯一目的。这便是撒旦主义与一般人类犯罪的不同处。

马克思称那些在沙皇时代被处决的恐怖分子为“不朽的殉道者”或“奇异能干的家伙。”（注96b）

英格斯也写及“我们的流血报复。”他常用这个词句。“在苏联内地的发展是多么奇妙。有越来越多的人企图谋杀。”“不必理会道德问题。。。对革命人士而言，只要达成目标，任何方法都是正确的，不论是暴力，或是外表的驯服。”（注96c）

在民主的科仁斯基 Kerensky 统治苏联时，已经信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就说，

我们需要的是野蛮的力量，力量。我诧异，是的，我惊异为什么我们谈了半年有关炸弹之后，依然未曾造成一颗。（注96d）

共产党的根本态度可以从以下的一些简短引述看到。

马克思说：“我们挑战一切流行的观念，包括宗教的，国家的，地区的，和爱国主义的。神的观念便是不正当之文明的关节。我们必须消除它。”

列宁：“我们必须使用任何伪装，诡计，狡猾，非法管道，隐藏，并掩饰真相。基本的方法就是利用资本国家的利益冲突。”

《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不肖隐藏他们的观点和目标。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宗旨便是强行推翻现有的一切社会状况，才能达成他们的目的。统治阶级应该惧怕共产革命。”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之一，就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是物质主义。我们必须打压宗教。一切物质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反对宗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列宁，在1922年的致辞：“我们先取东欧，后取亚洲大陆。再后我们就能包抄与削弱美国，于是美国就如熟苹果一样，掉落在我们手中，不费任何气力。”

克鲁斯基：“如果有人以为我们的微笑意即我们已经放弃了马克思的教导，那人便是傻瓜。（我们依然坚持马克思，英格斯，列宁。）等候我们放弃的，只好等到一只小虾会吹口哨。”

撒旦的残酷

索辛尼新在他的名著《古拉格岛 Gulag Archipelago》(注97)写道，苏联内政部长雅果达 Yagoda 的嗜好便是把耶稣与圣徒的雕像脱光衣服，然后射击。他的几位同志们也与他一同这样做。这又是另一种共产党高层人士的撒旦仪式。

为什么代表劳动阶级的这些人，却要射击劳动人士耶稣，或一个贫妇玛利亚的雕像？

一些苏联五旬节基督徒可以记得，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的一件事。他们的一名传道人赶出一个魔鬼。那鬼在离开人身时说，“我要报复。”数年之后，这位赶鬼的传道人就因为信仰而被枪毙。那枪杀他的士官在开枪之前说，“现在我们打平手了。”

共产党的官员是否有时被鬼附身？他们是不是撒旦的工具，报复那些要推翻它宝座的基督徒？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一些共产党在警察的地窖里杀死一些无辜。在他们干完血腥的事后，其中一个杀手忽然懊悔，就向每具尸体逐个道歉，说：“我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我并不认识你。对我说话吧，动吧，请原谅我。”另一位同志就杀了他。第三位同志却悔改相信。后来他说及这事。

一份在法国出版的苏联文的杂志《Russkaia Misl》，在1975年三月13日报道下列发生在苏联的事：

苏联人波罗腓力 (D. Profirevitch) 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他教养下成为基督徒。这俩姐弟也像众孩童一般，在共产党学校上学。当那女儿十二岁时，她回家告诉父母说，“宗教是资本主义者的迷信。我们如今活在新时代。”她完全放弃了基督教。后来她参加共产党，成了一名秘密警察。她的父母大受打击。

后来那位妈妈的被捕。在共产党统治下，一个人没有任何东西，不论是他的孩子，妻子，或个人的自由。这一切都属于国家。国家随时可以取去这一切。国家是主人！

在母亲被捕后，那儿子大大忧愁。一年之后他就上吊。那父亲就发现这封自杀信：

爸爸，你会怪我吗？我是共产党少年团的成员。我已经签下书，同意向苏联当局报告每一件事。一天警方传召我，姐姐瓦利亚要求我签下针对妈妈的控告，因为妈妈是基督徒，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我就签下了。我促使妈妈下牢。如今他们吩咐我窥看你。结果也会这样的（令您下牢）。请您饶恕我，爸爸，我决定死了。

这儿子自杀后，那位父亲就下牢。（注98）

希糯威神父 Zynoviy Kovalyk 在1941年被波斯威分子（共产党）逮捕，关在乌克兰的里维城。当德国人在同一年把波斯威党徒赶跑后，城中的居民发现那神父手脚被钉在墙上，就如受钉的主耶稣。他们也发现六千名被集体屠杀的囚犯，都是在颈项上中枪。波斯威党徒把尸体在地窖里层层相叠，然后铺上洋灰。

美国的萨斯医生 (Dr O. Sas-Yavorsky) 在德国人占领里维城后，就去寻找他 (被共党抓去) 坐牢的父亲。他在牢中看到另一位神父被钉在十架上。共产党切开他的胃，把一只未生的婴孩从母腹中取出，放在神父的胃里。那孕妇的尸体就躺在地上，满地都是血。

有人认出那神父便是有名的克瓦利神父 (missionary Father Kovalyk) (注99)。

大体上，共产党草菅人命。列宁在内战期间这样写道，

若有人逃避兵役，不把他们枪毙，便是 (我们的) 羞耻。报告多一些有关于成效。(注100)

在西班牙内战时，共产党杀了四千名天主教神父。

有名的苏联东正教祭师杜克 Dudko 报导说，有六名共产党进入尼古拉神父 Father Nicholas Tchardjov 的家，拔出他的头发，挖出他的眼睛，切割他的身体多处，又用烫斗酷刑，然后用两颗子弹完结他。这发生在圣尼古拉日的前夕。这罪行不单针对那祭师，也是为了向那位古代圣徒表示不敬。

西方报章在1983年三月十日报道说，在非洲，三千名津巴布韦的迪贝利族人被共产党独裁者姆噶比 Mugabe 的士兵杀死。这些军士是由北韩教官训练的。他们吩咐土著枪杀自己的孩子；如果这些土著拒绝，他们就把土著连同孩子们一起杀光。

马克思主义许诺人说，他们将会给人一个地上的天国。魔鬼便是一只模仿神的猴子。它应许人青草地与安静水，就是不属于它，也不是它所能供应的。于是它必须伪装。

它能提供的越少，就伪装越多。为了得到一个立足点，他就必须做出一个假前线（你有没有诧异共产党的前线组织？）给人一个福利的形象。

但它只给人悲惨，死亡，并毁灭 -- “生硬的，全球性的，无怜悯的毁灭。”

魔鬼充满妒忌。它见属灵的美就会愤怒。因为这冒犯了它。如果它不能成为美丽 -- 它因为骄傲而失去起初之美 -- 它就不要再任何人美丽。若不是圣徒在灵里的美，魔鬼就不会显得那么丑。于是他要糟蹋一切美丽的事物。

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 Piteshti 监牢，并其他的共产监狱，不单要把基督徒酷刑，叫他们吐露地下教会的机密，也要使他们褻渎神。

这种把基督徒变成凶手和出卖无辜的政权，只能被神的儿女们唾弃。凡向他们问安的，便在他们的罪行上有份。

（约翰二书十一节）

3: 当今世界的撒旦与马克思

我已经写及马克思主义是撒旦启示的。但每一种罪行的本质，不都是出于撒旦吗？有没有撒旦式的罪，与非撒旦式的罪？

我多时思考这事。后来在一个晚上，我作了一个梦，顿时开悟了。

在那梦中，我看见一个妓女勾引刚从教堂出来的青少年。我问她说，“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工作？”

她回答说，“我最喜欢勾引刚做完崇拜的年轻人。希腊文的崇拜是 proskun，意即吻。崇拜者刚步出教堂，嘴上还带着耶稣的吻。于是我就要他滚在放荡的床上，污秽他，然后问，‘你看，你所祈祷的耶稣不能保守你五分钟不犯罪。他不是救主。我的主人比他还强。’”

性犯罪是人类常犯的。但米菲斯（Mephistopheles）却叫浮士德在格利珍 Gretchen 拿着祈祷书上教堂时勾引她。这就是撒旦式了。这也是撒旦的计划，要勾引神职人员，在教堂里行淫。

观赏或制作色情片是人类的常犯的罪。但美国的色情片却充满神，基督，玛利亚的名字。每一种秽语都有神圣的词句，每一种丑陋的动作都有天堂的形容词，为的是褻渎那至圣者。这便是撒旦式。

把无辜的人钉在十架是一种很普通的罪。但把神子耶稣杀在两个强盗之间，叫人以为是同类，便是撒旦式。

杀死政敌，战争，挑起革命，进行大屠杀，都是人类的罪。但苏联的共产党在杀死百万仇敌后，就开始杀自己的朋友，包括他们的最伟大的同志，他们革命的几位发起人。这便是撒旦主义的印记。这种革命不为什么目的，却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为了杀人所以杀人。这便是马克思所谓的“永恒的革命”。

在苏联共产党于1917年发动革命时，他们的中委的成员与候选人有二十九名。其中只有四人自然而死。（其中一个，还在死后被贬为革命的敌人。）

其余的，有十三位被自己的同志们处决或消失。两个被斯大林压迫的那么厉害，以致自杀。（注101）

成为犯法分子或吸毒，是一种可憎的人类罪行。可是撒旦的恶毒，却超过毒品。

西西里岛的啡集团的其中一名代理人彤马松 Tomasso 成了警方的线人，他透露这组织的罪行，说：

罪行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越法行为，总有分寸。我们不会任意杀人。比方说，当我们必须杀某一人时，我们不会把他身边的人也杀掉，就如他的妻子，孩子，或亲戚。

撒旦式的罪行却不同。希特勒杀死百万犹太人，包括婴儿，借口是一些犹太人伤害了德国人。共产党则把犯人的家庭成员都下监，酷刑。

当我坐牢时，我的太太也必须下牢，我的儿子必须停学。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普通的人类主义。它是撒旦式的。它只在某些场合公开说及自己撒旦的本性。

只要看学生，便知道他的老师。画家毕加索(Picasso)说，“一位艺术家必须找出一种能够令人完全信服他谎话的方法。”（注102）

写这种荒谬话的是谁？他又写道，“我抵达共产主义，就如一人抵达泉源。。。我跟从共产主义，正是我一生工作与生活的合理结果。”（注103）

原来一个人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他的理想就是谎言。

为了明白一位主要撒旦会员的生活与思想，一个人只需读几行克劳利（Alister Crowley）的温和文字。这作者因为涉及巫术而臭名昭著：

不必怜悯那些阵亡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我不安慰人。我憎恨那些安慰者和那些被安慰的人。（注104）

狼单单会出卖那些贪婪与不忠的同伴，秃鹰也只出卖忧郁和不诚实同类。但我却如经上所记的：他连选民也迷惑了。。。

我曾畅饮圣徒的血，但却没有人怀疑我就是他们的敌人，因为我的羊毛衣洁白又温暖，我的牙齿不像那些撕肉动物的牙齿，我的眼睛也柔和，他们不晓得我便是首要的撒谎之灵。。。 （注105）

巴比伦哪，你多么美丽可慕。。。巴比伦哪，巴比伦，你是那大能的母亲，乘坐戴着冠冕的兽，让我喝你淫行的酒；让你的吻，叫我痴迷到死。（注106）

克劳利从撒旦教会的古代作品里，引述了极多这样的话。那些书是一般人不能读到的。

亵渎式的主祷文

苏联报章 *Sovietskaia Molodioj* 1976年二月14日，加上了一个新的证据，显示马克思主义与撒旦教的联系。它形容在沙皇时代，激进的共产党攻击教堂。为了戏弄神，共产党使用一种亵渎的译本，诵读主祷文：

我们的父，就是住在彼得堡（今日之列宁格勒）的，
愿你的名受人咒诅，
愿你的国倾倒，
愿你的旨意不得成就，

是了，连在地狱也不能成就。

我们的粮食，是被你偷了，如今你必须偿还。
又要还清你欠我们的债，就如我们总是还清你的。
不要继续带领我们进入试探，
救我们脱离邪恶——比利维 Phehve 的警察

（比利维是沙皇的首相，）

完结他可咒的政府。
由于你懦弱，灵里贫乏，力量与权能也贫乏，
就永远败落吧。阿门。（注107）

共产主义征服各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或经济的系统。它是要嘲笑神，赞美撒旦。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也出版了一份主祷文的讽刺版，暗示原版主祷文的“真意”是支持资本主义的：

我们的首都，就是在西方的，
愿你的投资稳固，
愿你获得利益。
愿你的股票升值，
在华尔街，也在欧洲。
我们每天的脱售股，就提供我们利益，
又增加我们的入息，
就如我们增加我们的欠债者的债务。
不要带领我们进入破产，
救我们脱离商会，
因为还剩200年，这半个世界的权力和财富，
还暂时属你。

玛门上（注108）

共产党同化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目标，令人吃惊。真教会晓得，资本主义也是手粘鲜血的。每一种经济系统都带有罪的印记。基督徒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是为了支持资本主义，却是为了神的国，就是基督徒的理想社会。上述的戏弄祷文是撒旦对神圣祷告的讥笑，就如苏联印行的祷文。

讪笑主祷文是各国共产党的习俗。共产党这样教育埃塞俄比亚的孩童：

以苏联为大本营，我们伟大的党方啊，
愿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埃塞俄比亚
并全世界。
我们今天的食物，今天就给我们，
不要赦免帝国主义者的罪行，
就如我们不赦免他们。
但愿我们能抗拒
放弃争斗的试诱，
救我们脱离
资本主义的邪恶。阿门。

共产党充公了的埃塞俄比亚信义会的广播电台，用以广播撒旦式的圣经。他们这样改写歌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如果我能说一切语言，却不憎恨地主与资本主义者；那么我就如空响无用的跋。。。阶级憎恨毫无温情，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剥削。阶级憎恨就是妒忌富人的财产；于是透过革命，改变许多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阶级憎恨；其中最伟大的，就是革命份子的憎恨。

法国共产党在1974年举行大罢工，他们鼓动工人们在巴黎街道上排操，喊道，“基斯卡 (Giscard d'Estaing) 倒台，魔鬼上路！”为什么不喊“劳动人士”上台执政？为什么要高抬撒旦？这与劳动阶级合理地要求加薪有什么关系？

神化共产党领袖

在过去与现在，共产党总是神化他们的领袖。且听下列颂扬斯大林的诗章。这刊登在苏联共产主要的官方报章 Pravda 上（1939年三月十日）：

太阳温和地照耀，谁人不晓得你就是这太阳？
海浪的声音，向斯大林唱一首崇拜诗。
耀目的雪峰歌唱赞美斯大林。
百万花朵与河岸都感谢你。
铺好的宴席桌子也都如此。
蜂房也感谢你。
一切少年英雄的父老们也感谢你，斯大林；
您便是列宁的后裔，对我们，您就如列宁本身。

人们写了上千首这样的诗歌。这里是另一首非常优美的颂扬斯大林诗歌，叫我们想起第四世纪以后的东拜占庭基督教：

伟大的斯大林，人民的领袖啊，
你给人们新生，
你洁净了大地，
你恢复了世纪，
你叫春天开花，
你使乐谱共响。

你是我辉煌的春天

是百万心灵反映出来的太阳。

上述是1936年八月出版于 Pravda 的一首诗。在1935年，同一份官方党报已经刊登以下的特殊文章：

他发命令，敌人的太阳就下落。
他发言，东方就成了火团般的战友。
如果他说煤炭要变白，
煤炭就要转变成斯大林所要的。。。
要记得，如今世界的主人，就是斯大林。

一位后期的苏联主要作家，也写了一篇诗章。他的风格不同，但主题乃是一样：

我愿意把他比为雪山——但雪山只能高达顶峰。
我愿意把他比为深海——但深海依然有底。
我愿意把他比为明媚的月亮——
但月亮只在午夜照耀，不在白天。
我愿意把他比为光辉的太阳——
但太阳只在日间照耀，不在晚上。

人们又称颂毛泽东为“他的思想创造世界。”众人又都神化朝鲜总理金日成，并共产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库 Ceausescu。

齐奥斯库是另一个斯大林。他使自己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他自比为凯撒，亚历山大大帝，Pericles，

Cromwell, 拿破仑, 彼得大帝, 并亚伯拉罕。这些非凡的人物看来都不足。于是人们也必须称他为“我们的次神。”

共产结束后的罗马尼亚, 不许举行任何国际的宗教大会。但在1979年春天, 该国却允许巫师大会在库特尔 Curtea-de-Argesh 举行。

在布加勒斯特有一所博物院, 藏有人们赠送给齐奥斯库的礼物。其中包括一位盲人的水彩画。那位盲人是经过奇迹重获视觉。他把这神迹归功于“专心思想齐主席。因为齐主席不单能使瞎眼看见, 也能移动卡帕提安山。”

另一副图显示齐奥斯库与被称为“吸血蝙蝠”的瓦拉王 (King Vlad Tsepesh) 并坐。这瓦拉王因为常用这种蝙蝠惊吓敌人而闻名。同样的, 斯大林也彰显了可怕的沙皇伊万 Ivan 的性格。(注109)

大小魔鬼

根据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教导, 就如前面说的, 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教训说没有神, 也没有魔鬼。他们又说, 为了这个缘故, 共产党必须逼迫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迷信鬼神。

但苏联报章 *Kommunisma Uzvara* 在1974年四月却报导说, 在共产的拉特维亚 (Latvia), 众学校都成立了许多无神的团体。这些团体称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学生为“小妖精,” 七年级以上的为“魔鬼小仆。”在一所学校, 八年级生称为“魔鬼忠孩。”在开会时, 孩子们穿着魔鬼的衣服, 加上尾巴和头角。(注110)

官方不许拜神，却容许公开拜魔鬼，甚至加以鼓励。这是共产党在苏联夺权的背后目的。

在苏联的维特斯基 (Vitebsk)，一位共产青年组织的女子索阿提多瓦 Zoia Titova 因为行巫术被捕。当她被带到共产青年大会面审时，大家都拒绝处罚她，然而崇拜神的成员就被开除。共产党以为信神是错的。他们就把许多基督徒孩子从父母夺去，送去无神的寄宿学校。

不可了解的，共产党甚至要是教会领袖变成撒旦教徒。一位反犹的苏联东正教神父博拉图儒 Platonov，在共产夺取苏联政权时，成了共产党的支持者。他因此获得主教的职位，又成为一名犹大，把自己的羊群卖给秘密警察。他知道这些被出卖的信徒将要大受逼迫。

一天，他在巴士车上遇到他的妹妹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就是曾下牢多次的修女院院长。他哥哥也该知道她的下牢。他问她说，“为什么你不与我说话？你不认得你的哥哥吗？”她回答道，“你问为什么吗？爸妈在坟墓中也要转身不看你。你已经侍奉撒旦。”虽然他是苏联官方东正教的主教，他依然回答道，“或者我本身就是撒旦。”（注111）

Pravoslavnaia Rus 刊登着，

在奥德萨 Odessa 的东正教大教堂，一度是奥德萨居民的心中的最爱。但在共产党夺权后，这教堂就成了撒旦教徒的聚会所。。。他们也在 Slobodka-Romano 和托尔斯泰 Count Tolstoi 的过去的住家举行他们的聚会。

然后这报导就详细说及一位来自背道教会 Living Church（一种与共产党挂钩的东正教派）的会友领袖塞格黑 Serghei Mihailov，如何领导撒旦的弥撒。一位服侍的人形容那撒旦弥撒就如基督徒仪式的嬉笑版。“他们拿人血作为圣餐。”这些弥撒就在大教堂的主要祭坛进行。

在奥德萨的无神博物院，过去曾展示一个撒旦雕像，称为巴伐门 Bafomet。撒旦教徒就在夜里聚集在这博物院的雕像前，祷告念诵。（注112）

宗教的粗话与放荡行为

共产党如果是因为神父和牧师反革命，所以逮捕他们，还有些合理。但为什么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却强逼神父把大便与尿当作圣餐颁给人吃？（罗马尼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他们必须酷刑基督徒，叫基督徒吞吃这些？为什么要这样戏弄宗教？为什么他们把罗马尼亚东正教神父罗马巴拉噶 Roman Braga 的牙齿，用铁板逐个打掉，逼他褻渎？我晓得这位神父。他曾与我同牢。如今他在美国。共产党向他并其他人解释说：“如果我们杀死你们基督徒，那么你们就得以上天堂。可是我们不要你们成为戴冠冕的殉道者。你们必须先咒诅神，然后去地狱。”

在比特斯提 Piteshti 监狱，共产党强逼一位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每天“受洗”。就是把他的头塞进粪桶里，同时强逼其余的囚犯唱洗礼的圣歌。

一位神学生被逼穿上白袍（模仿基督），然后一个肥皂制造的阳具就用线吊在他的颈项上。众基督徒被打到发

狂，必须跪在这基督面前。他们必须吻那肥皂，诵读祷告文。（注113）

一些囚犯被逼脱裤子，坐在打开的圣经上。（注114）

这些褻渎的行径至少实行了两年，党方的高层领袖都晓得。这些行为，与社会主义和劳动人士的福利，有什么关系？他们反资本主义的口号，是不是一种掩饰，好进行这些撒旦的褻渎？

马克思主义者名称上是无神论者，不信天堂地狱。在上述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共产党逼迫宗教，大概可以用人性的解释；但上述这种程度的逼迫，却超过了一切理性，只能说是出于撒旦。

在罗马尼亚和苏联监牢里，凡不肯否认自己信仰的修女就被鸡奸，浸信会少女就被强行口交。（注115）

许多囚犯死在虐待中，但共产党却不满足。他们使用路西弗的技术，酷刑信徒，以致好些信徒死在疯狂褻渎神的言行中。

马克思只有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提及酷刑。当他在世时，他的许多追随者都被俄国沙皇当局酷刑。由于马克思一般被形容为人道主义者，我们会以为他会惊骇这些可怕的刑法。可是他的唯一评语却是，

单是酷刑就能产生最有头脑的机械发明，这些机械必须许多名匠才能造成。（注116）

酷刑是很有生产力的，又能产生非凡的发明——这便是马克思说的。难怪马克思政府酷刑敌人，超过任何政府。

在1923年，苏联在当时的共产头子特洛斯基 Trotsky 和鲁纳查斯基 Lunatcharski 面前，举行对神的戏弄批判

(注117)。这种反对神和他的子民的举动，并不只限于过去。

在利土阿尼亚的 Upyna, Dotnuva, Zanaiciu, Kalvarija, Sede 等城，共产党破坏天主教堂。我们也晓得1980年九月22日发生在 Alsedeai 城的破坏。(注118)

乔治费多托 Georgi Fedotov 的书《莫斯科精神病院十四号》，说及他与一位精神专家威拉底米 Dr. Valdimir 的谈话，有关一位被扣留在病院，名叫阿根托 Argentov 的基督徒。那医生说，“你正在把你的朋友阿根托引向神，我们却要把他引向魔鬼。于是我使用我作为精神专家的权利，断绝你和朋友们与他接触。”

在共产莫桑比克，马普彤 Maputo 市的秘密警察拷问基督徒萨鲁 Salu Daka Ndebele。警官说，“我们要杀死你的神。”他举枪针对那囚犯的头，宣告道：“这枪便是我的神。我有生死权。如果你的神来这里，我就连祂也一同枪毙。”(注119)

在共产安哥拉，共产党在 Chiasso 城的一所教堂里屠杀动物，然后把它们的头放在教堂的祭坛和讲台上，贴上大字，“这些便是你们敬仰的神。”奥勒洛牧师 Aurelio Chicanha Saunge 和一百五十名会友被杀。(注120)

当利土瓦尼亚 Lithuania 的天主教神父尤金 Eugene Vosikevic 被杀时，人们发现他的口中塞满面包，就如撒旦会的仪式。(注121)

一份苏联共产党报章 Vetchernaia Moskva 写及弗洛德夫 (Freud) 的败笔：

我们不是与信徒相争，也不是与神职人员相争。我们乃是与神相争，要夺去他的信徒。(注122)

只有这个“与神相争，要夺去他的信徒”才能合理解释共产党压迫宗教的行为。

我们不稀奇看到苏联报章出现这些文字。

马克思已经在他的书《德国主义》里，称神为“绝对的灵，”就如他的老师黑格尔说的。他写道：“我们关注的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问题：把绝对的灵解体。”

这不是针对一种错误的信仰，有关一个不存在的神。马克思相信神，他要的是把这绝对的灵解体，就如许多囚犯的身体在共产党监狱里发烂一样。

在阿尔巴尼亚 Albania，斯提反神父 Stephen Kurti 因为替一位孩童施行洗礼，就被判死刑。在阿尔巴尼亚与朝鲜，洗礼必须秘密进行。

那位在列宁格勒城 Leningrad 对政治家便亚悯 Benjamin 下判的法官说，

整个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反叛组织。
正当地说，整个教会都该下牢。

苏共还没有把全国的基督徒都逮捕下牢的唯一原因是，党方还不够强。但他们要毁灭的意图确实存在。他们不受神的灵约束，却被恶者的力量促使。他们要摧毁全球，包括他们自己。

在苏联，人们必须先报名登记，后才能洗礼。凡要洗礼，或要给自己的孩子洗礼的，必须呈现自己的登记给教会的代表，那代表就向官方报告。结果就是逼迫。集体农

场的工人都没有国民的登记，于是只能秘密为他们的孩子施洗。许多更正派牧师因为替人洗礼，所以下牢。

共产党针对洗礼，便意味洗礼对一个灵魂的价值。虔诚的佛教徒，回教徒或犹太教徒，不论是在尼泊尔，以色列，或巴基斯坦，一般都反对基督教的洗礼，因为认识这是基督徒的印记（与他们向来信奉的神冲突）。但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洗礼完全没有意义。对他们说来，洗礼无益也无害（因为他们完全不信任任何神）。那么为什么这些共产党那么激烈针对洗礼？这是因为共产党“要把信徒从神夺去。”他们不是无神论，却是激烈地憎恨神。

列宁说，“我们成立（共党）的原因，就是特地针对任何宗教的迷惑。”

更多有关马克思主义与邪术的关系，可以从丝菝 Sheila Ostrander 和琳斯克劳迪 Lynn Schroder 的著作《铁幕背后的灵异行为》 *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一书里看到。这两位东方的共产党比西方人更深入查考撒旦的黑暗势力。

国际灵异学协会的一名成员艾杜医生 Dr Eduard Naumov 在莫斯科被捕。莫斯科的物理学家利格 L. Regelshon，一名希伯来基督徒，就为他辩护。利格说，艾杜医生被捕是因为他拒绝把灵异学交给邪恶的势力（共产官僚），用以压迫人类的灵魂。

在捷克，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花费巨量金钱秘密研究这门科学。苏联共产党并不让西方晓得，他们二十所灵异学机构的消息。

莫斯科的报章 *Komsomolskaia Pravda* 公开一篇冗长的文章，说及催眠师如何帮助人“退回到过去的生活。”他们使用以下的建议，作为途径：

“你降下到地底，更深，更深。你与土地成了一体。。。你深藏在泥土中。四围尽是黑暗。。是永恒的黑夜。。”

如今我们靠近遥远的一盏光点。。。逐渐接近。我们钻过一个小洞，到天空去，留下我们的身体深藏地下。。。我们超越时间的界限。。。我们回到你的过去。。。”

在这些文章里，他们使用刻意的对话。他们晓得一些人会怕，于是声称这只是一些通告，参与的人不必同意其中的见解。

但如果一个编辑在他的《花花公子》杂志里，不断印刷挑逗性的作品和性感照片，同时声明自己不完全同意自己出版的东西，读者会如何作想？

苏联作者们清楚地说，这“时间机器”不是科幻小说。这种“人格转变”便是时间的旅行。

在撒旦的黑弥撒，所有的祷文都是从末后读到前头，神父的圣袍也是翻转而穿的。倒是撒旦的道途。这也引用在道成肉身的教训。印度教徒的投胎转世之说，只是关注于自己更好的将来（后世），于是他们今世尝试服从某些道德。撒旦教却把人推回前世。他们完全不稀罕获得一个更好的明天。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教会

就如撒旦用圣经试探耶稣，马克思也引用圣经，虽然大加弯曲。

在《马克思与英格斯的作品》，第二部，开头便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约翰福音 6：63），就如马克思在他的书《神圣家庭》里引用的：“叫人活的是灵。”然后我们读到：

批判（就是马克思对一切存在事物的批评）那么爱众人，以致差派他的独生子【马克思】到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批判的一生。批判成了群众，活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它的荣光，就如父独生子的荣光。批判与神同等，并不以为是侵夺，反倒虚己，取了一个订书者的形象，谦卑到荒唐的地步：在外国语文称为批判式的荒唐。（注126）

凡晓得圣经的，就会看到这是经文的搞笑版（约翰福音 3：16，1：14，腓立比书 2：6-8）。这里马克思再次宣称自己的文字是“荒唐”的，又称它们是“猪的书。”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宗教，它使用圣经。人们称它主要的作品《论资本主义》为“劳动阶级的圣经”。马克思自以为是“共产主义的教皇。”（注127）

共产主义“以不倒塌为荣”（注128）。他们断绝与反共的“邪教”来往（英格斯这样形容；注129）来往。马克思写道，“巴库宁该小心。不然我们就与他绝交。”（注130）

凡为马克思主义争斗而死的，就被嘉奖为“殉道者。”他们给幼儿园孩童的庄严宗教式接纳礼，共产小学生必需

发誓，共青团与成年党员的有更高的入党仪式。在党员大会时，他们就使用公开自我批判，取代天主教的忏悔，或基督教的认罪。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教会。它有教会的一切特征。只是，它的神却没有写在它流行的文学中。在这书里，我提供证据，叫人看到撒旦便是它的神。

奇怪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撒旦的，自由世界的许多教会却不以为它是一种威胁。从一些统计我们可以看到。

统计员问美国的神学博士们，“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你们教派的好成员，同时也接受马克思主义？”

下列便是回答“是”的巴仙率：（注131）

圣公会	68 %
信义会	53 %
长老会	49 %
卫理公会	49 %
基督教会	47 %
美国浸信会	44 %
天主教	31 %

马克思和达尔文

在撒旦为人类的计划中，马克思给了什么贡献？他的贡献特别重要。

圣经教导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创世纪 1：26）。自古以来，人类都自知是“万物的冠冕。”马克思改变这

个想法。他是撒旦的特殊工具，叫人失去这自尊，不再相信自己是来自上头，而且要回归上面去。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有系统的哲学，把人的意义突然降下。按照马克思，人主要是一只肚子，需要常常填满。人类主要的需要便是经济需求。他劳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为这缘故，他就与其他人联系。这便是基本的社会，也就是马克思称为“基本设施。”除了肚子的需求，一切其他需求都是次要，都是在肚子情况许可之下，方才考虑：诸如婚姻，爱情，艺术，科学，宗教，哲学。

难怪马克思读了达尔文 Darwin 的《人类的降级》，就大大欢喜。这书也是一本叫人忘却自己神圣的来源，和神圣之目标的巨作。达尔文说人类来自动物界，除了求生，没有其他目的。

神原给人类统治大自然，这二人就把人类赶下宝座。撒旦不能把神赶出宝座，就贬低人。他叫人以为自己便是动物的后裔，又是自己肚腹的奴隶。

这是一宗巧合。在十九世纪出现三个反基督教的人物，都是以查理(Charles)为姓：卡尔（德文的查理）马克思，查理达尔文，并法国诗人查理宝迪拉日 Charles Baudelaire。后者在《亚伯与该隐》里写道：

该隐的族群，升到天上
把神扔到地上。

马克思在1861年正月16日写信给费丁纳 Ferdinand Lassalle 说，“达尔文的书非常重要。它给我历史性的阶级争斗有了自然科学的根据。”

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古 Paul Lafargue，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里说，

当达尔文出版他的《物种起源》时，他就夺去了神作为创造动植物之主宰的角色；就如富兰克林 Franklin 抢去祂手中的打雷棒一样。

可是，达尔文其实无意要伤害宗教。他写道，“在这生命来源的观念中，有一种伟大的气质，其中带有几种能力，乃是被（创造者）吹入的。”初版没有“创作者”一词。但为了使他说得更清楚，达尔文在次版加上这“创作者”一词。后来的版本都有这词。

后来弗洛德夫 (Freud) 要完成这两大撒旦作家的的工作，就把人降低为性欲发动的，不过偶而也会升华到政治的动机，或是艺术的，或是宗教的。只有瑞士的心理学家，古斯塔朱尔 Carl Gustav Jung，把人类带回圣经，说宗教的动机(渴望神)才是人的基本渴求。

在马克思的年代，撒旦教正在生命的多种领域里发酵。法国诗人宝迪拉日写了《邪恶之花》，声称自己公然站在不道德的一方。苏联诗人索罗古 Sologub 写道，“我父亲就是魔鬼。”另一位苏联诗人贝利尤索 Briusov 则说，“我称颂荣耀上主，也同样地荣耀魔鬼。”

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孩童时，就有尼采 Nietzsche（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最喜爱的哲学家），并极端无政府主义者马斯 Max Stirner，还有第一位自由同性恋的理论家奥斯卡 Oscar Wilde（这奥斯卡的理论今日大受欢迎，连一些牧职人员也接纳它。）

为了叫马克思主义得以成功，撒旦的力量已经预备了苏联。在革命的时期，人们以为爱，善意，并健康的感情都是低级的，落后的。少女不敢表明自己是贞洁的，丈夫不敢说自己是忠诚的。人们称赞破坏行为，以为是好汉的行径。人们又以为疲惫消沉，便意味一个人的心智良好。这些都是许多突然出现的庸俗新作家的热门题材。人们发明种种恶行与弯曲事，又怕被人看为道德君子。

斯大林怎么会在读了达尔文的书后，就成为革命份子？（注132）他在一所东正教神学院里，读到达尔文，晓得我们不是神造的，却是弱肉强食的进化后果。只有最强，最残忍的才能生存。他了解，道德与宗教在自然界里毫无益处；原来人就如一尾鱼，或一只猴。残忍无情才是王道！

达尔文写的是一本科学书，说及他的物种理论。它并不意味经济或政治上也可以使用（弱肉强食的理论）。可是他理论的结果却是导致屠杀百万无辜。他就成了史上大屠杀的属灵父亲。

在十九世纪的知识混乱，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影响。革命时期的属灵状况，很像二十世纪苏联流行的交鬼术。

在法国大乱时，一名革命领袖安纳卡斯 Anarchasis Cloutz 自称为“耶稣基督的个人仇敌。”他在1792年十一月17日的大会上宣称，“人民是至高的，也是世界之神。。。只有傻瓜才相信另有别神。”那大会就发出一项命令，声言“要消灭一切宗教。”

这一切都需要查考。我呼吁学者们研究它。

我们当中，凡认真地念主祷文“救我们脱离凶恶”的，都晓得那意思：我们呼求一位慈爱的神，救我们脱离假教训，也脱离弯曲的艺术，就是假借美学，叫我们习于放荡的邪恶“艺术”。那时我们就无需害怕魔鬼的圈套。

你有一项选择：要像魔鬼一般残忍恶毒？或是像神人耶稣，充满圣爱与和平？

莫西黑斯 Moses Hess 的错误锡安主义

我们必须也提及莫西黑斯，才能完成整幅图画。他便是把马克思和英格斯转变成社会主义者的人。

以色列有一个坟墓，其上雕刻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办人摩西黑斯。”黑斯在他的《给德国人民的红圣训》里写道：

黑色是什么？黑便是牧职人员。。。这些神学家们就是最可恶的高阶级分子。。。神职人教导君主以神的名义压迫人民。其次，他们又教导人民容让自己为神的名被压迫。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凭着神的名号，为自己取得富有的生活，同时叫众人耐心等候天堂。

红旗象征永恒的革命，直到一切文明国家的劳动阶级都获得完全的胜利。那时便是红色联合邦。。。社会主义的革命便是我的宗教。。。当劳动人士征服一国之后，就当帮助他们在其余世界的弟兄们。（注133）

当黑斯首次出版他的《红圣训》时，这便是他的信仰。在他的第二版，他加上几章。这次也是同一种信仰（即他的宗教），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是为了获得基督徒的接纳，他也使用基督徒的言辞。除了革命的宣传，他也有几句称赞基督教的话。他说基督教是一个慈爱与人道的宗

教。只是他说，基督教的信息应该说的清楚一点，世上不该有地狱，天堂也不该只在天上。社会主义将会完成基督教，把天堂建立在地上。于是撒旦就这样成功伪装为光明的天使。

在黑斯勾引马克思和英格斯成为社会主义者；老早就声明它的宗旨就是“给中古宗教一记最后的一踢”（注134）（他的朋友乔治朱尔说的更清楚：“马克思肯定要把神从祂的天堂把赶出去”：注135）。过后，这黑斯的生命就另有发展。过去他曾经创立社会主义，如今他又创立一种完全不同的运动，就是一种特殊的锡安派。

于是这位要“把神赶出天堂”的社会主义创始人，开始成立一种魔鬼式的锡安主义，目的是毁灭神圣的锡安主义，就是爱与了解，与邻国相善的锡安派。

他在1862年写了这些令人惊讶的话：“种族争斗是主要的，阶级争斗是其次。”（注136）与其叫人为共同的好处，彼此合作，他倒点燃了阶级争斗的火焰，这火焰依然不曾熄灭。

如今这黑斯创立的锡安主义，就是种族争斗的锡安主义。就如我们反对撒旦式的马克思主义，每一个负责任的犹太人或基督徒也当拒绝这种魔鬼式的锡安派。

黑斯说耶路撒冷属于犹太人，但却无需犹太人之王耶稣。黑斯何需耶稣？他写道，

每个犹太人本身都有弥赛亚的形象，每一个犹太妇女都有德罗洛撒 Mater Delorosa 的形象。（注137）

那么，为什么他不使那位犹太人马克思成为一个弥赛亚，一个神所膏的人，却叫他成为一个充满憎恨，要把神

赶出天堂的人？对黑斯而且，耶稣不过是“被外邦人神化的犹太人”（注138）。黑斯与犹太人看来都不需要祂。

黑斯并不希望自己得救。他认为一个渴求洁净自己的人，便是一个“印度化的德国人。”在他看来，犹太人的目标必须是成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预备人类迎接神圣精义的启示”（注139），意即，就如他在《红圣训》里承认的，透过种族和阶级的争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摩西黑斯，虽然曾经吩咐他的得意门生马克思结束中古宗教，取而代之以社会革命，却也写了这些话：“我总是从希伯来的祷告中获得力量”（注140）。一个以为宗教是人民鸦片的，怎么可能会向任何神祷告？我们已经看到创立科学无神论的人（马克思），会穿着犹太人的礼服，点着蜡烛祷告。原来犹太人的祷告可以被误用于褻渎，就如基督徒的祷告也有被弯曲的可能（被用在撒旦的仪式中。）

黑斯教导马克思说，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不可分割。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劳动阶级没有祖国。黑斯在他的《红圣训》里，讽刺德国人对祖国的尊崇。他也可能嬉笑任何其他欧洲国民。黑斯批判尔夫 Erfurt 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这党完全接纳国家原则。但黑斯的国际主义，却是一个有异于他人的国际主义。他唯独要犹太人保留自己的爱国主义。他这样写道：

任何（犹太人）如果否定爱国主义，这人不单叛教，也是出卖了他本国人民与自己的家庭。如果犹太人不能兼得自由与祖国，那么他们就必须牺牲自由。。。犹太人必须先爱自己的国家，以为至上。（注141）

我同意黑斯的爱国思想，如果用来吃炸母鹅的酱油也可以用来吃炸公鹅。我支持每一国的爱国精神--包括犹太人的，阿拉伯人的，德国人的，法国人的，美国人的。爱国精神是一种美德，如果它意味在伸张本国的经济，政治，属灵，并宗教的利益之时，也同时善待他国，顾及他国的利益。但（黑斯提倡的）革命社会主义份子的犹太爱国主义，却不容许他国有爱国的权利。这便大可怀疑。看来这是一种魔鬼式的计划，特意叫众国都恨恶犹太人。如果我是一个非犹太人，当我看到犹太人接受黑斯的单方面爱国主义时，我也会反对它。幸好没有犹太人接受这种撒旦的计划。贺泽 Herzl 把锡安主义神圣化。在他的现代式锡安主义中，没有任何撒旦主义的迹象存留。

黑斯建议的种族争斗是错误的，就如他鼓吹的阶级争斗一样错。

在黑斯提倡这特殊的锡安主义时，他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在写了《罗马与耶路撒冷》之后，他继续活跃推行社会主义行动。

黑斯并不清楚说明他的想法；于是人们难以评估。但我们晓得，他曾说，“在基督徒看来，耶稣是一个成了外邦人的犹太圣徒”（注142）。他的书中又写道，“今日我们渴望一个更完全的救恩，就是基督教远远不能提供的”

（注143）。从他的《红圣训》，我们晓得这更完全的救恩，便是指社会主义革命。

黑斯不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也是尝试创立敌神的锡安主义者，又是自由神学的开创人。这种神学如今正流行

在世界教会理事会和天主教会中。这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同一人，就是三种撒旦运动的发言人：共产主义，充满憎恨与种族主义的锡安派，并自由神学。

一个人如果不爱犹太人，就不能成为基督徒。耶稣是一个犹太人，贞女玛利亚和众使徒都是。圣经是犹太人写的。主曾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翰福音4：22）。黑斯也高举犹太人，但却如有意制造激烈的反犹情绪。他说他的宗教便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所有“其他”宗教的牧师神父都是坏蛋。他唯一嘉许的宗教就是革命。他写道，

我们宗教（犹太教）的出发点就是一种民族。从开始以来，它就预见人类的最终目的，就是弥赛亚时代的实现，满足人类的灵性。这不是给个别的人士，却是全人类的社会结构的改变。（注144）

那个时候 -- 就是黑斯称为“弥赛亚时代” -- 就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成功的时刻（注145）。把无神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作犹太宗教的最原始目标，是一个肮脏的笑话，也是侮辱犹太人民。

黑斯不断提说宗教的术语，可是却不信神。他写道，“我们的神就是人类在爱中联合”（注146）。为了达到这种联合，就必须透过社会主义革命，折磨和杀死数以千万计他所钟爱的人类。他并不隐藏地说，他既不盼望天上的统治者，也不要地上的首长，以为两者都是欺压人的。他以为任何宗教都没有好处，除了社会革命。

除非我们把人脱离属灵（宗教）的奴役，不然，给他们自由，叫他们参与生存的好处，都是无益无效的。（注147）

他同一口气道出，“把天上的暴君（神）和地上的暴君（一切反对共产党的政治领袖）除去，好释放奴隶。”

只有晓得这位摩西黑斯是怎样的人，我们才能了解共产主义的撒旦影响之深度。因为他影响了马克思和英格斯，又与这两人，并巴库宁，一同成立第一次国际大会。

不晓得黑斯，就无从了解马克思，因为带领马克思进入社会主义的便是他。

让我们且思想前面已经引述的马克思之言语：

我教导的话语，混成魔鬼一样的混杂团。

于是，任何人都可以想他所要想的。

马克思这样写。黑斯的文章更是混乱，难以了解，可是为了明白马克思与撒旦教的可能联系，我们必须仔细分析。

黑斯的第一部书是《人类的神圣历史》。他宣称这是“真理之圣灵的作品”（注148）。他说就如神子释放人脱离自己个人的枷锁，黑斯要救人脱离政治的枷锁。“我奉命为光作见证，就如约翰。”（注149）

那时马克思依然反对社会主义，也未曾认识黑斯，就写了一本书反驳黑斯。但不知为什么缘故，那书没有完成。后来他就成了黑斯的门徒。（注150）

就如上面说的，黑斯的宗旨就是给中古宗教最后的一击，并制造报复。在他的书《最后之审判》的引言里，他说，当他听到德国哲学家康德 Kant 已经把“老父耶和華并他的圣家庭分尸”（注151）时，就大感满足。（黑斯利用那位大哲学家的名字，遮盖自己的意图。康德并没有那样说。康德写的其实相反：“我必须限制知识，好让位给信仰。”）（注152）

黑斯宣称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宗教已经“死亡”了（注153），这却不阻止他在《罗马与耶路撒冷》里写，有关“我们神圣的文字，”“我们祖先的神圣语言，”“我们的教派，”“神圣的诫命，”“上苍的供应，”并“神圣的生命。”（注154）

这并不是因为黑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有着不同的想法。他在自己冒充锡安主义的书中，声明他并没有否认过去的无神言论。这是有意的“魔鬼式的混沌。”（注155）

黑斯是一个犹太人，也是锡安主义的先锋。就因为黑斯和马克思等人都是犹太人，一些人就以为共产主义是犹太人的计谋。但马克思也写了一本反犹的书。在这一点，他只是跟从黑斯的榜样。黑斯在把犹太人高举到天上之后，就在他的书《有关钱币系统》里写道：

在社群动物世界的自然历史上，犹太人已经成功扮演了他们专业的角色，就是把人类发展成一种残忍的动物。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秘密已经显明在现代犹太基督徒身上。基督流血，就如古代犹太人崇拜鲜血，便显示了侵略性动物的秘密。（注156）

不必担心如果你难以了解这些话。它们是以“魔鬼般的混沌”写出的。但其中对犹太人的憎恨却是明显的。黑斯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同时支持犹太人，也同时反犹，都是按照那启示他的灵，随机而写。他称那灵为“圣”。

希特勒可能从黑斯学到他的种族主义。黑斯教导马克思说，社会阶级的高下，是各种不平等的决定性之因素的，也写了相反的话，说种族的不同，才是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他说：“生命是种族的产物”（注157）。社会组织与概念，并宗教，都是种族创造出来的。种族的问题，才是国家与自由问题的背后原因。一切历史都是种族和阶级的争斗。种族争斗是主要的，阶级争斗不过是次要的。（注158）

黑斯如何能成立自相矛盾的主义？

我要使用这把剑，对付一切敌挡劳动人士努力的人。（注159）

马克思也说了相同的话：

暴力就如接生妇，把新社会从旧社会的子宫里取出来。（注160）

马克思的第一位老师是哲学家黑格尔 Hegel。这黑格尔不过是为黑斯 Hess 铺路。马克思也从黑格尔吸取到毒汁。黑格尔以为基督教远不如过去辉煌的希腊文化。黑格尔写道：“基督教给了那么多理由，作为不幸者的安慰。。。以致我们该为自己不能每个星期都失去一个父亲

或母亲，而感到可惜。”而希腊人的说法，则是“不幸就是不幸，疼痛就是疼痛。”（注161）

在黑格尔以前，德国人已经丑化基督教。但黑格尔却是第一个丑化耶稣本人的。

我们吃什么，就成为什么。马克思吃的是撒旦的主义。于是他发出撒旦的教训。

称为“地狱”的组织

共产党习于制造面门机构。共产运动本身便可能是撒旦主义的面门机构。这便解释了为何攻击共产主义的种种地上武器，都不成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军事的。攻击撒旦主义的工具必须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不然，当一种撒旦的面门组织，诸如纳粹主义，倒台之后，另一种就会冒起，取得更大胜利。

纳粹德国的内政部长辛勒 Himmler 自以为是亨利王 King Henry the Fowler 的再世为人。他相信能用邪术力量辅助纳粹军队。有数位纳粹领袖也使用巫术。

在这书初版时，一些我怀疑的事物，如今证实是真的。共产党自己提供证据。

那故事从尼采的行动开始。他这行动促使杜托尔斯基 Dostoyevski 写出他的著名小说《魔鬼》。

巴库宁称尼采为一个“才华洋溢的少年疯子”（注162）。尼采为苏联组织“公众报复”写了一本手册《革命分子的教义》。这书在1870年面世。

这机构的成立目的，便是：

我们的途径便是彻底毁灭，这是可怕的，普世性的，无情的。。。让我们与残忍的犯罪世界联合，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苏联革命人士。（注163）

尼采集团最先杀害的，就是他们的创始人之一，伊万诺 Ivanov。原因是他胆敢批判他的领袖。没有人可以这么做。

尼采的计划是把人类分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

十分之一的人口，必须拥有个人的自由，并无限的权力，好管制其余的九成民众。那些群众必须丧失他们的个人权利，就如畜生。（注164）

他们要使用间谍。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窥看其他人，又要加以指控。。。每个人都是奴隶，也都是同等的奴隶。（注165）

尼采在他的《教义》里写道：

一位革命份子必须参透每一处，在高层阶级与低层阶级。。。在教会。。。在文学。

他的门徒彼得维赫文 Peter Verhovensky 评论说：

我们已经强大到吓人的地步。。。释放囚犯的权力完全在我们手中。地区的指控官（检察司）在法庭上也担心自己不够

解放（不够共产）而战惊。他们都在我们的掌股之中。主管，文人，非常之多，他们也都不知道自己正在我们手中。（注166）

于是，一个组织就建立在这种行动上，它的名字却是光彩的 -- “世界革命份子联合会。” 它的会规由尼采和马克思的亲密同工巴库宁签名。巴库宁乃是马克思的亲密同工（注167）。在开始时，这联合会只有几个人。

革命份子杜格如克 Duke Peter Dolgorukov 在1862年十月31日写道：

我在伦敦遇到克斯尔 Kelsiev（就是上述组织的成员之一），一个思想偏狭的好人，脸面柔和，只是异常极端。克斯尔充满恩慈地对我说：“如果我们必须屠杀，为什么不能行？如果这是有效的？”。。。这些伦敦人不断说及“烧毁，屠杀，切成碎片。”自从巴库宁到英国后，这些话就不曾离开他们的舌头。。。

在1869年，尼采在日内瓦写了一份宣告，说及那个枪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凶手。他劝告说：

我们必须思考卡拉卡索 Karakazov（那名凶手）所行的，以他为前导。正是，他是我们的前导。让我们保证主片就要开始。（注168）

另一道宣言说，

不久，我们就要展开未来的大红旗，我们就要大发雷鸣，攻击帝国主义的皇宫。。。

我们只有一种呼喊，“斧劈！”我们就要杀死皇帝的朋党。不要怜悯。。。如果

一位革命份子必须参透每一处，在高层阶级与低层阶级。。。在教会。。。在文学。

我们已经强大到吓人的地步。。。释放囚犯的权力完全在我们手中。地区的指控官（检察司）在法庭上也担心自己不够

我们必须思考卡拉卡索 Karakazov（那名凶手）所行的，以他为前导。正是，他是我们的前导。让我们保证主片就要开始。（注168）

在1872年，一

我将要参与革命。我并不怕泥污，或持棍的醉汉，或是屠杀。我们并不怕流血，就算三倍于法国的革命。如果我们必须杀死十万农民，又算得什么？

那些混蛋胆敢进入公共场所，我们就在那里杀人，也在住家杀，也在乡下杀。

记得，凡不站在我们一边的，就是敌对我们的。凡敌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使用一切手段，破坏敌人。（注169）

在1872年，一个革命组织在“组织”名下成立。它有一个非常秘密的核心圈子，称为“地狱。”虽然它已经操作了超过一百年，外面的世界依然不晓得它的存在。

苏联历史家只在这“地狱”成立了九十三年后，才敢写及它的活动。它便是苏联共党组织的前身。

作家威冷卡尔 Vilenskaia 在《地下的革命份子》里写道：

那秘密组织中心，称为“地狱”。它不单使用恐怖行动对付君主，也用来整治这组织本身的成员。（注170）

在《奇尼斯瓦斯基或尼采》（注171），我们读到一位地狱的成员（Fediseev）毒杀自己的父亲，好叫这组织获得父亲的遗产。

奇尼斯瓦斯基 Tchernishevsky，也是这组织的成员。他写道：

我将要参与革命。我并不怕泥污，或持棍的醉汉，或是屠杀。我们并不怕流血，就算三倍于法国的革命。如果我们必须杀死十万农民，又算得什么？

这里是这撒旦组织的一些重要目标：

神秘化是最好的，几乎也是唯一的方法。这能叫人发动革命。

只要杀死数百万人，就足够叫革命的巨轮顺利滑行了。我们的理想，便是生硬的，绝对的，宇宙性的，无情的毁灭。

还有，

人类必须分成两个不等的部分。十分之一得着个人的自由，并无尽的权力，控制另九成的人口。后者必须丧失他们的个人自由，如同畜生。（注172）

我们常在他们的文字中看到这话，“我们不怕。” 就如下述：

为了推翻现有的制度，我们不怕流血，就算是比法国于1790年革命更多三倍的血。。。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就算必须杀死十万名地主，我们也不怕。（注173）

事实上，受害者的数目远超过这个。丘吉尔 Churchill 在他的《回忆第二次大战》里说，斯大林承认苏联的集体农业导致一千万人死亡。

要点是，在拖延了将近一百年后，共产党终于承认他们组织最初萌芽时，就有一个称为“地狱”的核心组织。为什么是“地狱”？为什么不称为“济贫社团”或“普世救济组织”？为什么强调地狱？

如今共产党比过去谨慎。但在起初，他们的名字便显明他们的目标便是叫人永远落在罪中。

奥吉弗 Orginform

苏联秘密警察已经成立一个巨大的机构，为要毁灭全球的教会。他们的第一目标是消除或减少宗教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还有，他们也在教会里面寻求同伴，好叫他们能够利用牧者，把信众引入革命的阵营。这机构的名称是奥吉弗。在每个国家与每个大型的宗教组织里，都有它的秘密小组。人们可以猜想，反共的组织与在铁幕后工作的宣道会将是它主要的攻击对象。共产党的中介参透教会，准备在教义上瓦解忠信的门徒。

它最初的主任瓦西里 Vassilii Gorelov 曾经是一位东正教神父，如今背道成为犹太。他们的总部在华沙。他们的实权领袖是特尔多 Theodor Krasky.

奥吉弗在 Feodosia 有一所学校，训练拉丁美洲的线人。在莫斯科另有一所学校，训练北美的中介。拉特维亚的学校则训练英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间谍；罗马尼亚则训练回教国家的奸细。

这些学校装备党员成为假牧者，神父，回教师，拉比。每个人都必须完全了解他们的角色需要晓得的神学。其中一些冒充难民，好潜卧在教会或宣道会中。

耶稣会的彤迪 Tondi，一位意大利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中受训之后，就得到共产党指示，进入天主教的一种体制中。后来他成为教皇保罗四世的秘书。他的真正角色后来被人发现。如今他公开宣称他曾是一名共产党，也与一名党员结婚。他如今依然为共产党活跃在宗教事务，又宣称自己已经获得教皇的赦免。（注174）

撒旦的弥撒

罗文医生 Dr Lawrence Pazder 在他的书《米斯莉的回忆》（注175）里，告诉我们有关高度机密的撒旦弥撒。他的方法是透过分析一位曾在二十年前参加这种仪式的女子之回忆。

在那弥撒中，撒旦显现说：

从黑暗与火红中，
出现一个活着的死者；
我只在晚上行在地上，
我只把亮光烧掉。
我只前往每个人都骇怕的地方，
我寻找那些已经迷失的人。
所有的黑暗势力都是我的。。。
转变一个亮光，使它变成黑夜。

这邪教的大祭师显然把撒旦人化。过后撒旦手中拿着一本圣经说：

没有一双眼睛能看到这书里说的。
其中写的已经死了。
没有眼睛能看见，就算是一个朋友的眼睛。
这些书至终是我的。
你可以整天写作，整夜写，
但书写不能带来亮光。
我要把它烧掉，我要使它变为黑暗。
我要把你的文字从首页烧到末页。
我要烧掉每一页，我要吃掉每一个字。
又把它唾出，无人能听见。
火焰要升起，他们的眼睛要看到。

这些文字的书不能在我面前站立。
当他们衰老时，他们就要知道，承认。
唯一的能力来自地狱。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都烧在火焰中，你也消失了。
他们的话是虚谎，
我的孩子们将会看到。
他们的话在火焰中死亡。
唯一留下，能继续燃烧的
就是那把我显示给你的光。

我将会回来，你等着瞧。
我要回来为自己赢得全世界。
每一件过去的事物都必须归回。
我被抛了出去，但我能焚烧。。。。

回头吧，我的孩子们，回转过来。
摸每一块土地。
摸每一个你所能摸着的人。
把每个人变成野兽。

然后就是会众的念诵：

如今就是把黑变红的时候。
如今就是把活人变成死人的时候。
黑暗的君哪。。。。
帮助我们庆祝这宴席
就是那兽来临的宴席。

撒旦再说：

那圣者，那最高者 ——
哈，不久，我就成为他。
你看，我在所有的国家，都放置着陷阱，
等候失足的人。
金钱，数字，并憎恨的力量，
这些就是我利用的工具。
人的数目 —— 那么多，每个都是小的，
然后，凭着那么多钱，小的就变多了。

尼采在《萨拉图如此说 Thus Spake Zarathustra 》第四部里，在“醒觉”的标题下，说及另一种黑弥撒，就是他自己创作的。它的精义也像上述。（注176）

可悲的是，这些黑弥撒也参透了许多美国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少年人。（注177）

“撒旦，撒旦，撒旦。他是神；他是神；他是神。”

这些褻渎的话藏在少年人常听的滚摇歌曲里。许多人还不晓得他们正在听这个，因为这些字是倒写的。

“当这些唱片播放时，这些反向的信息就被听者的潜意识收到。它们就如计算机一样，被收藏了起来。在意识中，人们听到的是一回事；潜意识听到的是另一回事。

一些滚摇乐队使用这种方法。

色贝林 Led Zeppelin 最畅销的歌曲“直往天堂”的歌词，正读没有意义；反读就是“我歌唱因为我与撒旦一同生活。”另一首则藏着这话，“我决定抽吸吗啡。”潜意识的催动更是有力，于是也就比意识的更危险。

公开的黑弥撒今日少见，但斯提反 Stefan Zweig 在他的福基 Fouche 传记里，说及在法国革命时，在利安城 Lyon 举行的一个黑弥撒。

一名革命分子查理尔 Chalier 阵亡了。人们为他举行黑弥撒。在那日，所有祭坛上的十字架都被拔除，圣袍被充公。一大群人举着革命的花圈到市集。三位副大使在那儿等候，给“为人民牺牲的救主神”查理尔致敬。

群众提着圣像，圣杯，并弥撒的用具。他们后面是一头驴子，头上戴着一顶主教的帽子；尾巴绑着一本圣经和一个悬挂着耶稣的十字架。

末了，福音被抛在火中，连同公祷书，圣像，并圣餐礼文。那头驴子被促从圣杯里喝水，作为它亵渎仪式的报答。圣杯的隆起部分就取代基督的形象。

十多名前天主教神父参与。

这场仪式发出一种金属徽章。一般在秘密举行的黑弥撒没有这种徽章，但它们的精意，基本上相同。

苏联杂志《Iunii Kommunist》详细形容一个撒旦的弥撒。他们把粪便和泪水从一只活鸡取出，加在面包与酒上，把它“转变”成为路西弗的身体和血。

在这仪式中，他们把弥撒礼文从末后读到前头。然后撒旦就与它的崇拜者们立约。它的大意是：否认基督教教训；奉魔鬼的名进行新洗礼，更改姓名；否认属灵的父

母，换监护人；带一些个人的衣物作为给撒旦的礼物；然后会友们站在魔术圈子里发誓效忠撒旦；他们又把新成员的名字雕刻在“死亡之书”上，作为基督之生命册的反面；他们又许诺把自己的孩子献给魔鬼，又许诺奉献魔鬼喜欢的赠品，作它喜悦的事；又发誓保守这巫会的秘密，以及藐视基督教。

共产党为什么要挖出这些古老的魔鬼学，推荐给青少年，说这些是“富有营养的精神粮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人类思想的营养品吗？

那共产杂志继续说：

在这魔界中，外面看来与我们的世界完全相同，一个人必须用邪恶回应生命中的每一种成就。

然后这杂志不知羞耻地，认同撒旦教会的口号：“撒旦不是人的仇敌。它乃是生命，爱，光。”

那文章以乌斯贲斯基 Uspenskii 的话，作为结束：

这些建议涉及我们生活最切身的角落。一旦我们触及它们，就永远留下痕迹。。。它们将毒化生命。（注178）

这些文章就如正在提供一种知识，但它的真正目的是挑拨读者的好奇心，结果是大受毒害。

在撒旦教会的第三级进深仪式，信徒起誓说，“我只做我所要做的。”意即除了已经污秽了的自我，没有其他的权威。这是公开违背神的命令：“。。（切勿）随从你们自己的心意，你们自己的眼见，跟着它们行邪淫。”（民数记 15：39）

马克思主义者寻求人心中最卑劣的情欲，挑拨人对富人的妒忌，并对每个人动粗，行暴。马克思写道，“创造历史的是邪恶的一方。”他自己果然也这么做。

革命并不促使爱得胜。相反的，杀人成了癖性，就如吗啡。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杀死千万无辜后，停不了手，就开始彼此相杀。

每一件事都可行？

撒旦教是非常古老的，它比基督教更早。先知以赛亚可能在这话里提及它：“我们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 53: 6）

真正的宗教刚好相反。一些哈斯迪派（Hassidic）的拉比绝不说“我”，因为他们以为这是神专用的代名词。

与此对比的是，但当一个男人或女人进入撒旦教第七阶段时，他就起誓自己的宗旨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每一样事物都可行。”当马克思为他的女儿填写一个谜语游戏时，他碰到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原则是什么？”他就写：“怀疑每一件事。”（注179）

在《共产宣言》里，马克思写道，他的宗旨不单是要废除一切宗教，也要废除一切道德。如此才能任意而行。

在1968年的美国与法国大动乱中，我惊骇看到在巴黎大学的一个布告栏上，印着撒旦教的第七级仪式。它已经简化为一个公式：“禁止不容许。”意即“没有任何事物是真的，每一种东西都是许可的。”

年轻人显然不晓得这公式的愚笨。如果禁止不容许，那么，任何事物都是可行的了。包括实行禁止。年轻人以为这“许可”意即自由。马克思主义者晓得更多。他们知道这公式意即：不可禁止残忍的独裁，就如共产中国与苏联。

杜斯托斯基 Dostoyevski 已经说：“如果没有神，每一件事物都许可了。”如果没有神，我们的本能就自由了。这种自由最终的表现就是憎恨。凡在这种意义上自由的，就会以为慈爱是一种软弱。

英格斯说，“博爱众人，是愚笨到无可形容的。”无政府思想家马斯 Max Stirner 也是马克思的朋友。他写了一本《我与我的财产》。这书中说，“在法律上，我可以做一切我能够做到的事。”

共产主义就是鬼附群众。索辛尼新在他的《古拉岛》揭露它对人类灵魂的可怕蹂躏。

神秘的马克思

我再说，我晓得我所提供的证据可以说是机缘性的，不是系统的。但我写的，已经足以显示马克思主义者说的马克思，完全不是真正的马克思。马克思并不担心他同人的困苦。他不爱劳动阶级，倒称他们为“愚蠢，”“笨驴，”“混蛋，”“顽固，”甚至用下流的名称。他甚至也不爱那些与他一同为共产主义争斗的同志。他称腓立里格 Freiligrath 为“猪”（注180），称 Lassalle 为“犹

太黑鬼”（注181），称 Bakunin 为“零分理论家”（注182）。

在1848年的革命中，一位常与马克思喝夜酒的革命斗士杰贺 Tchekhov 少尉说，马克思的张狂自大，把他里面的一切好处都吞吃掉了。

马克思肯定不爱人类。他的熟友马西尼 Giuseppe Mazzini 写道，马克思有“一个毁灭的灵。他的心喷发出的，不是对众人的爱，乃是憎恨。”（注183）

马西尼本身是一名“卡波那利”（Carbonari）成员。这组织是一个日内瓦的邪教 Freemason 的会员门贺拉 Maghella 在1815年创立的。它宣称自己的宗旨，“终极的目标就如沃泰利 Voltaire 和法国的革命 -- 完全消灭天主教，最终也消灭基督教。”这 Carbonari 开始时是意大利的一种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欧洲组织。

虽然马西尼批判马克思，但他依然与马克思为友。《犹太百科全书》说及，马西尼和马克思在第一次国际大会致辞和设立会章。这意味他们是同一群鸟，虽然有时会彼此相争。

我没有看见有任何马克思的同伴，会反对马西尼的说法。马克思只是在他死后，才被人高举为充满慈爱的人。

马克思喜爱的引言是瓦特 G. Werth 的话：“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比咬一个人的仇敌更美好的了。”他自己的话更为直接，“我们是没有怜悯的。我们也不求怜悯。当我们的机会来时，我们不会迟疑使用恐怖手段。”这完全不像一个慈爱的人。

马克思并不是因为宗教妨碍了人类的快乐，所以憎恨宗教。相反的，他就是要在世上不快乐，也在永世不得

快乐。他宣称这是他的目的。他起誓消灭宗教。所谓的社会主义，人权，关心劳苦人士等，都是借口。

在马克思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他写信给拉萨里说，他非常高兴，因为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神已经遭受到“致命的一击”（注184）。马克思主要的思想是什么？是贫困人士？如果是，达尔文的理论有什么好处？唯一可能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摧毁宗教。

为工人的好处只是一种假冒。在劳动人士不为社会主义理想而争斗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利用种族的不同，或父子之间的代沟，引出斗争。要点是，必须摧毁宗教。

马克思相信地狱。他的计划便是把人送往地狱。这是他生命的动力。

好家伙罗宾 Robin Goodfellow

马克思与撒旦教会的联系，证据与日俱增。马克思写道，

我们勇敢的朋友，好家伙罗宾，多么能干。这只老地鼠能在地下工作（进行革命）那么快，以致中产阶级，贵族，并鼓吹压制的众先知都大大惊讶。（注185）

读到这段话的学者们，似乎都未曾查考这位“好家伙罗宾 Robin Goodfellow”的身份。这位马克思的勇敢朋友，革命的工人。

十七世纪的宣教士威廉 William Tyndale 曾用好家伙罗宾作为魔鬼的名字(注186)。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里，称它为“误导夜游者的虚谎之灵，又嘲笑他们的受伤。”(注187)

于是，按照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的说法，共产革命的创始人便是一个魔鬼。这魔鬼也是他个人的朋友。

在阿根廷，共产恐怖分子绑架工业家，要求巨款。他们把这些钱存在一个名叫 Graiver 的户口中（属于资本主义的银行）生利。利钱就用来资助恐怖分子。他也同时说服穷人把存款归入他的户口。以后他就宣布破产，穷人得不到赔偿。阿根廷的前总理和主要报业主人都是他的共谋，包括一个称为 Satanovsky（撒旦一般）的人。

这里我们该记得，斯大林开始写作时，使用的笔名就是“魔鬼之子”和“邪魔之子。”

列宁之墓

耶稣在给圣约翰的启示中，对别迦摩教会（土耳其城）说及一些非常神秘的事：“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启示录2：13）。别迦摩似乎是当时撒旦教的中心。如今柏林的著名导游手册说，直到1944年，岛屿博物院（Island Museum）还藏有一个别迦摩的希尤 Zeus 祭坛。德国考古学家发掘了它，在希特勒撒旦式政权时代，这祭坛正在纳粹的首都。

但撒旦座位的长篇故事并未完结。瑞典报章 Svenska Dagbladet (1948年正月27日) 报导说：

1) 苏联军队在征服柏林时，把别迦摩祭坛从德国运往莫斯科。这祭坛长127英尺，宽120英尺，高四十英尺。

奇怪的是，这祭坛并没有在任何苏联博物院展览。他们为了什么把它运往莫斯科？

我们已经提及苏联权力高层参与撒旦的仪式。他们也把别迦摩祭坛作为自己私人使用吗？许多问题没有答案。这种高度考古价值的东西通常不会消失，它们是众博物院引以为豪的东西。可是它却不在任何博物院中。

2) 在1924年建立列宁陵墓的建筑师斯特居斯 Stjusev，便是把这撒旦的祭坛作为陵墓的样本。（注188）

每天许多人排队到这列宁陵墓拜访，就如到撒旦祭坛。全世界的宗教领袖也都到这为撒旦建立的纪念馆里，朝拜马克思主义者的“圣人。”

别迦摩的撒旦庙，不过是多少同类庙宇之一。耶稣为什么单单提及它？可能不是因为它当时扮演的小角色。耶稣的话有预言性。祂是说及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使这祭坛大得尊荣的主义。

与这个形成尖刻对比的是，列宁父亲的坟墓上却立着一个十字架，刻着“基督之光，照亮所有人；”还有许多经节。

呼吁行动

这书是用探索的方式写成的。基督徒的学者，就如其他学者，时常为了证明一些想法，就作偏面的报导。有时他们强调一种真理，好证明自己的论点。

我并不声称我已经有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马克思是一个魔鬼信徒。但我相信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线索。它们肯定给我们看到，撒旦在马克思生命中的影响。我希望有人可以继续这重要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与撒旦教的关系。

与其同时，教会能如何击败马克思主义？

反共的世俗世界可以使用经济封锁，政治压力，军事威胁，和广泛的宣传作为武器。教会当然也应该支持任何合乎良心的行动，好对付神的敌人。但教会还有一种专属自己的武器。

乌克兰天主教会的政治理论家安德烈 Andrew Count Sheptytsky,一位拜占庭成员，一度要求罗马教廷，发命公布驱魔祷文，针对共产党，因为“共产政权除了出于魔鬼的普遍附身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耶稣没有吩咐他的门徒在遇到魔鬼时，就向他投诉；却吩咐直接把它们赶出去（马太福音十章8节）。我相信我们可以有效完成这道命令，虽然这书不能详细谈及这种祷告。

4: 读者回应

这书的初版产生许多有趣的反应。多人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又有人给我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叫我晓得在哪里可以找到新材料。

另一方面，一位荷兰人拨出他神学杂志的篇幅，打压这种发现。他说，“马克思有可能行巫术，但这不算得什么。人皆有罪，所有的人都有恶念。不值得大惊小怪。”

果然人人都有罪，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刑事犯。人人都是罪人，但一些是凶手，一些是公正的法官，正要给凶手下判。

共产主义的罪行是无人可及的。除了共产，有哪一种政权在半个世纪里，就在西方屠杀了六千万人？还有，在中国大陆，他们也屠杀了另六千万（有些人对中国的估计更高的多。）

犯罪的程度有高下之分。撒旦的影响力，反应在罪行的大小上。马克思主义的罪，就如纳粹党，超乎平常。它们直接出自撒旦。

我也收到一些来自撒旦教徒的信。他们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其中一位写道：

我们只要凭着圣经，就能为撒旦教辩护。试想，数以千计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人，被硫磺火烧死，还有各种瘟疫，并水淹全球，只留下挪亚一家。这一切灾难都是一位“慈爱的”神/主/耶和华赐给的。有没有一位无怜悯的神能比这神更残忍？

但整本圣经却没有提到一宗死亡是撒旦造成的！于是我们不如听从撒旦！

这位撒旦教徒没有详细阅读圣经。死亡进入世界，就是因为撒旦的引诱。撒旦勾引了夏娃。这位撒旦的门徒也太早做出结论。神还没有完成他的创造。

每一幅图画，开始时都没有什么看头。它常是一些丑陋的线条和一些颜色的涂鸦。达文西用了二十年才完成美丽的蒙娜丽莎。神也在时间中创造。他在时间中创造人，然后毁灭他们，好给他们一种新的形象。一颗不美也不香的种子死在土里，就能生长成一朵朵美丽芬芳的花朵。丑恶的毛虫死了，才能变成美丽的蝴蝶。神允许人经过痛苦和死亡的火焰。这受造物的大背道，最终将成为新天新地，有公义在其中。那时凡跟从撒旦的人，就要永远后悔了。

耶稣忍受了鞭打和十架。但凡要认识神的人必须看穿坟墓，见到耶稣的复活与升天。相反的，计划杀死耶稣的人们，却毁灭了自己的子民和圣殿，又丧失自己的灵魂。

我们的批评者试图透过理由来了解神。但这却不是受造物的正当工具。人要了解神，不能透过头脑，乃是凭着一颗相信的心。

一位中美洲的牙买加人(Jamaica)问，剥削他祖国的美国是否就如马克思，也属于撒旦。不是的。美国人是罪人，就如我们。美国有一小群撒旦教徒。但美国通国并非敬拜魔鬼。

莫斯科主要的无神杂志《Nauka I Religia》,刊登了两位哲学家 Belov 和 Shilkin 的长篇文章。他们说，

魏恩波的性情，连最伟大的足球员也会妒忌。他的呼喊是野蛮的。他呼吁针对社会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称为撒旦的产物。他曾在罗马尼亚因为散布反政府的宗教读物而下牢。
(注190)

这篇文章有两件事可以注意。首先，他们因为我的书《马克思是否是撒旦教徒》，就称我为一个“魔鬼的牧师”。虽然这两位作者不能找出一个证据，反驳马克思与撒旦教的联系。其次是，这篇文章恭贺每一个反对我的基督徒领袖，甚至包括反共人士。这些反共人士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但如果他们反对魏恩波，莫斯科就很高兴，给与赞扬。因为魏恩波乃是共产主义的首要敌人。

另一封信，来自尼日利亚马克思劳工联合的二十年领袖。他从我的书看到，他正在被撒旦牵引。还有，他因着这书，就成了基督徒。

给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句话。。。

如今我要对马克思主义者说几句话：

你并非受到那些牵引黑斯，马克思或英格斯的灵所引动。你真的爱人类；你尊重人类，也肯定自己正在加入为全人类好处而战斗的大军。你并不愿意成为一些可憎的撒旦教徒之工具。这书对你可能有益处。

撒旦的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物质主义哲学，叫跟随的人看不到属灵的真像。但物质并不是唯一存在的事物。灵，真理，美丽，与理想也是真实的。

邪灵的世界也真的存在，撒旦就是它们的首领。它从天上坠落，带同大群天使。他诱骗了人类的始祖。自从它坠落后，他的欺诈就参透每一个角落，以致今天我们看到神美丽的受造世界充满大战，流血的革命和反革命，独裁，剥削，各种种族主义，异教，不可知论与无神论，罪行与弯曲交往，对爱情与友情不忠，婚姻破裂，孩子的反叛。

人类丧失了神的异象。但取代神之异象的是什么？是不是一些更好的事物？

人类必须有一些宗教。崇拜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人有的不是一个敬神的宗教，他就会有一种撒旦的宗教，又会压迫那些不崇拜他的“神”的人。

似乎只有些少共产主义的最高领袖，知道自己是撒旦教徒，但也有不自觉的撒旦教，正如有些人其实是基督徒，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宗教便是基督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撒旦教徒，却不晓得有这样的宗教存在。如果他憎恨神和基督的名称，如果他仿佛自己只是一个物质一般地生活，如果他否认宗教与道德的原则，他其实就是一个撒旦教徒。

那些使用巫术的人也是。

每逢星期日，在西德的法兰福，参与召魂者的灵异会之人，比上教堂的人还多。在慕尼黑和杜色尔多夫（Dusseldorf）都有撒旦教会（注191）。法，英，美，和其他诸国也有许多这样的教会。

英国现前有三万五千名执业的巫术师，星相家，魔术师，与交灵专家。在法国每年举行四万次黑弥撒。

人类可能弃绝神，但神却未曾放弃他的受造物。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拯救人类。祂道成肉身，住在地上，作为一个贫穷的犹太孩子，然后成为一个

卑微的木匠，最后成为一个正义的教师。堕落的人不能救自己，就如落水的人不能把自己拉上来。耶稣明白我们内心的挣扎，就取代我们一切罪，包括马克思与他门徒的罪，为我们受刑罚。他在十架上为我们代罪。

如今我们得到他的承诺，凡信他的，就罪得赦免，又得以与他永远住在乐园。

就是一个可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能得救。值得注意的是，两位苏联的诺贝尔奖得主，皆是前共产党员，波利斯 Boris Pasternak 和亚历山大 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形容了马克思主义的极端罪行后，都承认他们信仰基督。斯大林的女儿斯维拉娜 Svetlana Alliluyeva 也成了基督徒。

让我们记得，马克思的理想是带同全人类，降到地狱深处。让我们不要跟从他，倒要跟从基督，上升到光明，智慧与爱的高峰，到那无可形容的荣耀天堂里。

大鸿沟

耶稣和马克思，绝对不能比较。耶稣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

马克思是一个人，可能也是一个拜恶者的信徒。耶稣是神，自降为人，为要救人。

马克思建议地上乐园。苏联人试图创立，结果是一团烈火。

耶稣的王国不属这世界。它是一个爱，公义，与真理的国度。他呼吁每个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撒旦教徒：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
(马太福音11：28)

凡信他的，就在他的天上乐园享永生。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妥协的可能。就如神与魔鬼不能和好。耶稣来是要败坏那恶者的作为(约翰一书 3：8)。跟从耶稣的基督徒，也努力揭露马克思的真相，同时也尝试挽救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些人自称为马克思派基督徒。他们若不是被欺哄了，就是欺哄人的。一个人可不能成为马克思派的基督徒，就如他不能成为一个拜魔鬼的基督徒一般。

历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撒旦教，未曾更改它的宗旨。

马克思派的哲学家 Ernst Bloch 在他的书《基督教中的无神论》里，说，

人类的第一对夫妇被蛇引诱后，就打开了救恩之门。于是人开始成为神；这是反叛之道。祭师制度和财产的拥有人压制了这真理。原罪是，人类不愿意成为神一般。人类必须征服那(原罪的)力量。革命的神学理论就是，人类应当征服神的权力。世界必须改变，成为人的形象。不该有任何天堂。相信个人的神(译者注：接受神子耶稣为救主)就是堕落在罪中。我们必须挽救这种堕落。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鸿沟，只有一道桥梁能相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放弃他们的魔鬼启导之老师，懊悔自己的罪，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度过这道桥梁。

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社会与政治问题，但这些问题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以外获得解决。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幌子。他的目的是永远毁灭人类。而基督却盼望我们永远得救。

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争斗中，信徒“不是与属血气的相争，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统治这幽暗世界的，并天空属灵的恶魔相争。”（以弗所书 6：12）

我们每个人不单必须从好坏之间，二者择一；也必须从神与撒旦之间选一。马克思信神，却憎恨神。他在老年时依然选择崇拜撒旦。

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同情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该跟从马克思的属灵错误。让我们拒绝劳工形象的马克思（黑暗的使者），也拒绝英格斯（英格斯拥有一间工厂，按马克思主义，便是剥削者。）让我们选取世界的光，人类的赐恩者耶稣。祂是一个劳工，一个木匠。

世界的劳动人士啊，赦免我！

马克思的撒旦主义泛滥全球是可怕的。它侵入教会的高层，更是不可想象。但事实就是如此。

只说一个例子。前教皇约翰保罗一世称赞一位意大利大学博士优瑟披 Giuseppe Carducci，以为这名博士是少年人的好老师。（注192）这位得到教皇称许的人是谁？他便是写“撒旦圣诗”的人。这诗的开始是：“我热切的诗词是献给您的，撒旦。宴席之王哪，我看见您的出现。”它的

末了是：“檀香与起誓当在圣洁中上升给您，撒旦。您已经击败众祭师之神耶和華。”（注193）

（我猜想这位教皇并不晓得他赞扬的是谁。但一名主教向教皇推介一名不认识的人，肯定不对。）

在1949年，苏联的一位将军对一名天主教祭师威仁菲 Werenfried van Straaten 说，“我们是撒旦的精英部队，但你呢，你是不是神的特选军？”

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看到，魔鬼的崇拜者们乐意行多远的路。但愿他们献身邪恶的精神，激发我们作神的精兵！

在1982年，波兰动乱时，人们看到墙上有讥笑的大字报。其中一则写道，“马克思说，世上的劳动人士们啊，请原谅我！”而不是通常使用的“世界的劳动人士们，起来团结一致！”

当我读到这样的话，就感到剽战。

听说英格斯在死前悔改。至于马克思，却没有这样的记录。在1983年，许多人祝贺他过世一百周年。但愿他能在地狱里，同样庆祝？

写这书时，我多夜不能成眠。我想及马克思在地狱里，看到自己引起的眼泪和鲜血，汇集成河时，如何承受。

耶稣说到一个富人在永火里，只有一个热切的要求：就是他的兄弟们不要也落到那痛苦的地方。

马克思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渴望--希望他的跟随者们不要跟从他的脚踪，走那灭亡的路？

波兰人写着马克思说，“原谅我”；是不是真的？马克思有没有在火中呼喊道：“打发人到我的家去，我还有许多同志们，好叫他可以向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来”（路加福音 16：27，28）？

苏联共产党公然否定斯大林，肯定叫人大跌眼镜。（这斯大林当时已经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人，通国的偶像。）人们只能猜想，为什么他们会容许这种倒行，把斯大林的尸身也把从国家的陵墓里搬出去。同样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否认毛泽东，又监禁他的太太。这对共产党的宣传同样不利。

可能在这些苏联和中国的共产领袖心中，已经感受到他们过去偶像的热切愿望，就是懊悔自己的教训和行动？

至于我，我爱每个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撒旦教徒。如果马克思，英格斯和摩西黑斯今天还存活，我最大的渴望就是带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只有耶稣能解答人的病痛，救赎他们的罪孽。

读者们，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愿望。你已经与我一同走过这书的可怕章节。如今我恳求你，及时谨慎思考你效忠的对象。放弃撒旦和他的邪恶同工。历史证明这撒旦从来不曾对自己的人忠实。快选择生命，爱，盼望与天堂。

马克思主义者与世界的劳动人士们哪，联手到耶稣基督那儿去吧！

后语

马克思的“基督教”理论

艾尼斯托 Ernesto Cardenal 是一位自称为共产党的天主教神父。他活跃于尼加拉瓜的共产政府中。他也是一位极力鼓吹自由神学的人，试图混合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这种神学。

这里是他的书《零时分》的引述：

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世界，便是地上的天国。对我来说，他们俩是同一回事。。。因为福音，我才会革命；不是因为马克思，乃是因为基督。福音叫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受召成为一个诗人和先知。。。

卡斯特罗告诉我说，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分子，必须有的素质，也是一个好神父的素质。。。让我们不要忘记，初期的基督徒是最好的基督徒，他们乃是革命与反政府的基督徒。。。

马克思主义便是基督教的成果；没有基督教，就不能有马克思主义。少了旧约的众先知，就难以想象马克思。改变生产的制度，我们就能创造福音所说的新人。。。

墨西哥耶稣会士米兰达 Jose Miranda 在他的书《马克思与圣经》里说，十诫也是马克思主义，包括第一诫，爱神。他认为爱耶和华超过一切，意即爱正义。。。如果教会强调任何其他的事物，便是非常丑陋的事了。

我相信共产党也属于教会。我相信真教会包括许多不自觉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甚至包括无神论者。这些人有好些比坐在罗马教廷的人，更属于教会。

自从君士但丁开始，教会就与国权同寝。如果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愿意交换阅读对方的书，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就不会相争。。。依我看来，劳工祭师和革命份子，教会的中坚分子，乃是获得圣灵直接启示的人。

对我来说，圣经说的神，便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神。。。使徒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无神的马克思主义者说的，正与圣约翰说的相似：“没有人见过神。”

另一位作者这样引述艾尼斯托：

我首先是一位革命份子。为了把祖国变成社会主义，我必须战斗。目前我国正在经过劳动人士的独裁时期。在这段期间，面对祖国敌人，当然不能手软，就算是杀人也无悔。（注194）

一个这样思想的人，固然可以称颂古巴的政权为自由的样本。

自由神学不是个别的现象。

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合并的结果。它也是各种政治，艺术，经济等，妥协的后果。

两位犹太人创作一首乐曲 The Mass 《弥撒》，作为华盛顿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开幕典礼。在这乐曲中，当 Kyrie Eleison , Gloria, 并 Credo 歌唱团演唱时，一队歌手与舞蹈员就发出他们的怀疑：

神把我们造成地主；

神给我们十架。
我们把它变为剑
用以传达神的道。
我们用他的圣旨
行我们喜欢的任何事。好晔。

给我们一种不必时常破坏的和平。
给我们一些东西，不然我们就要自己动手拿。
我们对你的属天沉默感到厌倦，
我们只好暴力行动了。

那些在座的“基督徒”百万富翁们就欢呼。他们的太太们穿着性感的衣服，珠光宝气，加入喝彩。如今这乐曲成了众乐手的常用曲。

我可以了解像艾尼斯托神父一样的人。在他看来，共产党是为穷人争斗的英雄。于是他就对共产党深表同情。扶贫，总能触动基督徒的心。

圣经称约伯为一个义人。他对他充满怀疑的朋友们表露自己生活的细节：

。。。我解救哭喊的穷人，并孤儿，并无人援助的。。。我是穷人的父；我找出不晓得的道。打断恶人的下颚，把他（这恶人）所要吞吃的从他的牙齿之间取出。（约伯记 29：12, 16, 17）

任何革命份子也会说同样的话。
约伯又说：

我不是与落在艰难中的人一同哭泣吗？我的心不是为穷人难过吗？（30：25）。如果我的仆人或使女起来与我辩论，我若藐视他们的案情，当神起来时，我怎样行呢？（31：13，14）

一个真信徒总是这样反应。

艾尼斯托强调，“教会总是与（暴力的）政权同寝。”这话完全不正确。例如，释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正是因为一位基督徒女士哈莉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书《多马叔叔的小屋》。她简单地说，“这是主写的。”

在一次圣餐礼拜，她看到一个异象，见到一个老黑奴被一个粗暴的白人打死了。这黑奴就成了她小说中的多马叔叔。这书就如一根炸药，把奴役制度炸翻。

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浸信会传道人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也是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斗士。他写道，“如果奴隶制度没有错，那么任何事物都没有错了。”基督徒与资本主义者伟伯福 Wilberforce 在美国内战好久之前，已经在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度。也是基督徒的林肯，在美国发布释放黑奴的宣言。

自由神学却无视这些事实。它敌神的理论依然能在第三世界得以广传。它的神学理论家能自称为基督徒，只是因为这时刻的教会思想混乱。

按照1949年七月28日的天主教圣廷宗旨，下列的天主教徒必须被断绝来往：

凡属于共产党的；

任何为共产党宣传的；
任何投共产党一票，或成为他们候选人的；
任何为共产党报章写作的，或阅读，或为它分发的；
任何作为共产党组织成员的；
任何承认无神共产主义的物质主义和反基督教教训的；
任何为共产党抵抗，又散布它的。
这处罚也包括针对与共产主义联手的团体。

许多支持共产革命派的神学家只是挂名的天主教徒，但他们对天主教信众却有影响力。在东正教，共产主义也利用宗教产生的属灵能力，作为自己的利益。

自由神学声称能创造地上的乐园。共产主义就是这乐园，资本主义便是它的仇敌。教会不必再等候耶稣从天上乘云而下。共产主义得胜，便是耶稣的再来。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罗马尼亚，捷克，并另一些共产国家，恨神的共产当局会发薪给牧职人员。

这里也必须说明，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中，也有主教惧怕被地上事物蒙蔽。他们宁愿寻求更深的属灵生命。

至于更正派，在1966年二月26日，美国家庭委员会在聆听了“非美国人活动”之后，主席理查亚仁 Richard Arens 声称：

至今，在教会联会的领袖中，我们看到超过100人有共产党的关联记录，或服侍共产党的记录。其余的关联超过千人。

世界教会理事会已经多年支助非洲的共产党游击队。

天主教徒古斯塔哦 Gustavo Gutierrez 在《解放神学》里写道：“教会必须把自己置身于革命行动中。”信义会的神学家多鲁缇 Dorothee Solle 写道：“我们正在基督教历史的新一章。它不能没有马克思。”

这是全球教会的不争事实。

完全的共产主义：地上的神国？

艾尼斯托说，“共产主义与天国，在我看来，是同一回事。”

《共产主义》一词，其实意义含糊。它大概指一种经济制度，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工作，又按照他所需要的得到供应。地上不必分裂为个别的国家，也没有社会阶级，因为所有的人都共享生产的工具。

如果人们真的可以达到这目的，那么神在哪里？为什么共产党要把它称为“地上的神国”？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必然包括憎恨神的人。

经上说，当主耶稣得国时，“地的四极都要归向主；众国众民都要在你面前下拜”（诗篇 22：27）。

神的国不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至高者的圣徒将要在其中掌权。

这不是一个政党带来的国度，却是人子耶稣要进入他的国（马太福音16：28）。

在那个国度，当然没有今日社会的诸般恶事，就如战争，饥荒，瘟疫，污染，不公，剥削，种族主义等。神的国是一个正义，和平，仁爱，喜乐，各人又拥有自己的住

宅和花园（约翰福音 14：2）的国度。艾尼斯托神父自称是先知，他应当晓得他的圣经同道弥迦 Micah 曾说“在末后的日子。。。各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4：1，4）。先知以赛亚也说：“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65：22）。于是，圣经肯定了个人的拥有权。

事实上，完全的共产主义是怎样的？我们人类所体验的“完全，”是多年实行后的最终成果 -- 诸如运动，音乐，打字，或任何技巧。一位小提琴家多方练习，才能完美地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一位棒球手也要长时间的密集练习，才能有高水平的表现。每天只在室中练习吹笛的人，不会自动成为户外的足球英雄。

完全的共产主义，就是形容为经济良好，自由，和平，又公正的，也必须在它所希望服侍的社会里多方练习，才能达到良好与公正。

共产党在七十年来，不断监禁，折磨，恐吓亿万人。这种“练习”，如何能达到一个公正，温和，友爱的社会？

“基督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的噩梦。“革命神学”是荒唐的，自相矛盾的。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撒旦别名）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歌林多后书 6：14，15）

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今天你就选择所要服侍的对象。

魏恩波牧师的中心。协助受逼迫的基督徒：

Help for Refugees

PO Box 5161, Torrance, Ca.90510, USA

<http://helpforrefugees.com>

Michael Wurmbrand, Director

简写

* 马克思，英格斯合著的《历史性批判全书。工作，文章，信件 Complete Historical Critical Edition. Works, Writings, Letters》；（1927年在德国出版，大卫加萨诺出版社），简化为 MEGA.

* 马克思，英格斯合著的《作品 Works》（1974年在柏林出版，Dietz-Verlag 出版社）；简化为 MEW。罗马数字代表册数，阿拉伯数字代表页数。

* 马克思，英格斯合著的《综合作品 Collected Works》（1974年在纽约出版，国际出版社），简化为 CW.

注释

1. 马克思和英格斯合著的《批判黑格尔法律哲学》，引言 I，i(1)，MEGA，第607, 608页。
2. 保罗牧师 Paul Oestreicher 的《伟大的圣玛利亚讲章》（1968年伦敦 Fontana出版社），第278-280页。
3. 马克思的著作《信徒与基督的联合》（作品/MEW）附记，I，第600页。
4. 马克思的著作《一个少年人择业的考虑》，同上，第594页。参看罗拔和巴尼的著作《马克思》（1968年在纽约出版。Simon & Schuster 出版社），第34页。

5. 马克思著作，《资本论》（1906年在纽约出版，现代图书馆出版社），第91页。
6. 马克思著作《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历史文库》，MEGA I，i（2），第182，183页。
7. 马克思著作《一个绝望者的呼吁》，同上，第30页。
8. 同上，第30，31页。
9. 引言西德报章 *Deutsche Tagespost*（1982年十二月31日）
- 9a. 巴库宁著作《劳动》（1924年在柏林出版），第306页。
10. 马克思文章《扮演者》*Deutsche Tagespost*，第57，58页。
11. 马克思剧本《利内马以》首场，第一幕，同上，第60页。
12. 同上，首场，第二幕，第63页。
13. 同上，首场，第三幕，第68页。
14. 马克思著作，路易士波拿巴，MEW，VIII，第119页。
- 14a. MEW，I，第344页；I，第380页，XXVII，第190页；VI，第234页。
- 14b. 贝利池《作品》的引言，（1979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第651页。
15. 马克思剧本《利内马以》的随机引用。
16. 同上。
- 16a. MEW，XXX，第359页。
- 16b. 保罗哥马著作《Piteshti》。
17. 马克思书信，致父亲，1837年十一月10日，MEW，XXX，第218页。
18. 同上，亨尼马克思的信，致马克思，1838年二月10日。第229页。

19. 同上，亨尼马克思的信，致马克思，1837年三月2日，第203页。
20. 同上，马克思著作，《黑格尔》，第41，42页。
21. 西德报章《Deutsche Tagespost》，1982年12月31日。
22. MEW, XXX, 马克思著作《苍白的少女》第55-57页。
23. 慕仁 Mullern-Schonhausen 著作《解答希特勒之谜》。
24. MEW III, 马克思著作《自然哲学, 民主派与享乐派的差别》第10页。
25. 珍妮 Jenny von Westphalen 著作《姆尔人与将军，马克思并英格斯的共同点》。
26. 引述，巴尼尔 Payne, 第317页。
27. 同上。
28. 马克思著作《莱茵新闻，》“共产主义与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报”，MEGA, I, i(1), 第263页。
29. 摩西黑斯的书信，写给致贝特贺 Berthold Auerbach, (1841年九月2日) MEGA, I, i(2), 第261页。
30. 同上，乔治朱尔的信，写给鲁格 Arnold Ruge, 第261, 262页。
31. 马克思著作《批判黑格尔法律哲学》，序文，MEGA, I, i(1), 第614页。
- 31a. MEW, I, 第372页。
- 31b. 同上，第386页。
32. 汉斯 Hans Enzensberger 著作《与马克思，英格斯的谈话》(1973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第17页。

33. 健姆士 James Hastings 著作《宗教与道德百科全书》，第十一册（1921年在纽约出版，Charles Scribner 出版社），第756页。
34. 巴库宁 Mikhail Bakunin 著作《神与国家》（1970年在纽约出版；Dover出版社），第112页。
35. 罗马古尔 Roman Gul 著作，（1936年在巴黎出版），第81页。
36. 概略引述 Enzensberger, 第407页。
37. 比利与约瑟合著《苦难哲学》（1964年在巴黎出版）。第199, 200页。
38. 同上，第200, 201页。
39. 保罗佳鲁 Paul Garus 著作《魔鬼的历史》（纽约的Bell 出版社），第435页。
- 39a. 海尼著作《作品》第一册，I，第116页。
40. 查理 Charles Boyer 著作《共产主义的哲学》（1952年在纽约出版；Fordham 大学出版社。）第134页。
41. 马克思著作，《Spielmann》，第57, 58页。
42. 则里鲁宾 Jerry Rubin 著作《行之》（1970年在纽约出版；Simon & ster出版社），第249页。
43. 马克思著作《人类的骄傲》，MEGA, I, i(2), 第50页。
44. 马克思写给父亲的信。1837年十一月10日。第219页。
45. 乔治朱尔写给鲁格的信。同上，1841年十月18日。第261, 262页。
46. 古斯利著作《精神病汉马克思》（1966年在瑞士苏黎世出版；欧罗巴出版社）

47. 大卫拉萨诺著作《马克思作为一个人，一个思想家，并一个革命份子》（1927年在纽约出版；国际出版社）。
48. 罗文 Rolv Heuer 著作《天才与财富》（1971年在维也纳出版；Bertelsmann Sachbuchverlag 出版社），第167，168页。
49. 马克思的书信，在1852年二月27日写给英格斯。MEW，第二十八章，第30页。
50. 同上，英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52年3月2日。第33页。
51. 同上，马克思给英格斯的信，1855年3月8日。第438页。
52. 马克思给英格斯的信。1863年12月2日，MEW, 第30册，第376页。
53. 弗兰兹著作《马克思的生平》（1964年在柏林出版；出版商为Dietz-Verlag出版社。）第99，100页。
54. 同上，第97页。
55. 同上，第100页。
56. 鲍尔给鲁格的信，1841年12月6日，MEGA, I, 1 (2), 第263页。
57. 梅斯基著作《马克思的一生，一个散布憎恨的人》1933年在柏林出版；Za Pravdu出版社，俄文），第48页。
58. 英格斯著作《自然界的对话，序文》MEW，第二十章，第312页。
59. 英格斯诗章，大约写于1837年。MEGA, I, ii, 第465页。
60. 同上，英格斯写给格拉博兄弟们的信，1839年七月，第531页。
61. 英格斯著作《安排与启示》MEGA, 第247-249页。

62. 马克思与英格斯合著,《首择的工作》(1958年在伦敦出版, Lawrence and Wishart 出版社), 第52页。
63. 欧西 Ossip Flechtheim著作《在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党》(1948年在欧分巴赫出版)。
64. 同上, Kunzli, 第187页。
65. 伯塔然 Bertram Wolfe著作《一种教训的百年生命——马克思主义》(1965年于纽约出版, Dial 出版社) 第32页。
66. 马克思与英格斯合著《苏联钳制欧洲》(1952年在苏格兰的科伦出版, 自由出版社) 第62页。
67. 引述Wolfe的《马克思主义》。
68. 英格斯著作, MEW, VI, 第176页。
- 68a. Deutschland 杂志, 1985年二月份。
69. 马克思著作《种族主义者》(纽约的Arlington 出版社)。
70. 马克思著作, MEW, 第三十五册, 第122页。
71. 楚西基 Chushichi Tsuzuki 的著作《马克思生平》(1967年在英国牛津, Clarendon 出版社), 第85页。
72. 费利德力 Frederick Tatford著作《黑暗王子》(1967年在依思波尼出版)
73. 马丁 Sergius Martin Riis 著作《假冒大师马克思》(1962年纽约出版, Robert Speller出版社), 第11页。
74. 易佳 Edgar Marx 写给马克思的信, 1854年三月31日。MEW, II, 第18页。
75. 珍妮 Jenny Marx 写给马克思的信, 1844年八月11日。MEW, I, 第652页。

76. 法兰斯 Franz Mehring 著作《马克思的生平故事》（1935年在纽约出版, Covici 出版社）
77. 间接引述法兰斯, 第32页。
78. 马克思写给英格斯的信, 于1882年五月20日。MEW, 第三十五章, 第65页。
79. 瓦特 Walter Kaufmann 著作《黑格尔》（1965年在花园城出版, Doubleday 出版社）, 第288页。
80. 伊利 V. Illitch Lenin 著作《作品大全》（1964年莫斯科出版, 政治文学出版社, 俄文）, 第四十八册, 226, 227页。
81. 同上, 第四十五册, 第86页。
82. 同上, 第五十四册, 第86, 87页。
83. 苏联 Budilnik 杂志, 1883年, 第48期。从纽约出版的新回顾引述: 1980年第140期, 第276页。
84. 乔治 George Katkov 著作《巴库宁的审讯》（1969年在伦敦出版, B. T. Batsford 出版社）, 第一章, 第29页。
85. 罗伊 Roy Medvedev 著作《让历史审判》（1971年, 纽约出版, Alfred Knopf出版社）第183页。
- 85a. 拉达 F. J. Raddatz 著作《马克思》（1925年在柏林出版）第25页。
- 85b. 波利斯 Boris Souvarine 著作《斯大林》
- 85c. MEW, XXVII, 第292页。
86. 米咯瓦 Milovan Djilas 著作《奇异的时期》第25页。
87. 同上。
88. 斯文拉纳 Svetlana Alliluyeva, 《给一位朋友的二十封信》（1967年伦敦出版, Hutchinson出版社）, 第64页。

89. 巴罗基 Paloczy Horvath 著作《斯大林》（德国出版，Bertelmannsverlag 出版社）
90. 阿都拉曼 Abdurakhman Avtorkhanov 著作《劳动阶级的罪犯》（法兰克福出版，俄文）第324，325页。
91. 阿都拉曼著作《The Provenience of Partocracy》（1973年法兰克福出版，Possev Verlag出版社，俄文。）第198-201页。
92. 巴黎报章 Express, 1979年十月6日。
93. 意大利报章 Tempo, 1979年十一月1日。
94. P. Underwood 著作《吸血蝙蝠的床边同伴》（Frewin 出版社）。
95. H. Knaust 著作《邪恶之约》。
96. 门法理 Manfred Zach 著作《毛泽东》（1969年在Esslingen 出版，Bechtle Verlag 出版社），第13页。
 - 96a. MEW, V, 第457页。
 - 96b. 同上, XXXI, 第191页; XXV, 第179页。
 - 96c. 同上, VI, 第283页; VI, 第286页; VI, 第279页。
 - 96d. 列宁著作《综合作品》第32册, 第281页。
97. 索辛尼新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 著作《古拉格岛》（1973年在纽约出版，Harper & Row 出版社），第一，第二部，第173页。
98. 《苏联人的思想》，（1975年在巴黎出版，俄文）。
99. 纳伊威牧师医生著作《Spomyyny Polovoho Dykhovnyka, 》（1982年十月7日美国出版，第LXXI册，第176卷，第4页，第18页）。
100. V. Ilyich Lenin 著作《军事通信》（1954年在莫斯科出版）第148页。

101. 特洛斯基著作《斯大林》，在Novii Journal的引述，第158册，第85页。
102. 比利Pierre Daix著作《毕加索的为人与作品（巴黎Somogy出版社）第8页。
103. 同上，第188-190页。
104. 亚历斯特著作《多奥之书》（1904年在Berkeley出版，Koshmar inchs出版社），第97页。
105. 同上，第134，135页。
106. 同上，第137页。
107. 《苏联少年报》（1976年二月14日，俄文。）“愿你的国被破坏”，第4页。
108. 莱茵-尼卡报，黑德堡，1968年二月5日。（“异端部长回答青年牧师”）
109. 巴黎比赛，1982年十二月10日。
110. 《共产主义之胜利》期刊，1974年四月号，在Riga出版，利瓦尼亚文。
111. 阿纳图里著作《邪恶的年代》（1977年在Lucerne出版，Rex-Verlag出版社），第144，145页。
112. 《苏联东正教》期刊（1977年第20期，旧金山出版，俄文），第9-12页。
113. 巴醋著作《Piteshti》（1963年在马德里出版，罗马尼亚文），第71，187页。
114. Cuvantul Romanesc, 1980年九月在法国出版。

115. 贺门Hermann Hartfeld著作《Irina》（1981年在纽约 Chappaqua 出版，基督徒预兆出版社）。
116. 《过剩价值的理论》第375页。
117. Reghelson著作《苏联教会的悲剧》。
118. 《地道坟茔》（1980年九月份）。
119. Salu Ndebele著作《基督的游击队》（新泽西，Fleming H. RevelI出版社）第9，10页。
120. 《果效》1981年二月在瑞士出版。
121. 《利土瓦尼天主教纪实》，1981年第44期。
122. 杜克神父著作《有关于我们的希望》（1975年在巴黎出版，基督青年联合会出版社，俄文），第51页。
123. 雨果 Igor Shafarevitch 著作《苏联的宗教注册》（1974年在巴黎出版，Seuil出版社，法文），第67-71页。
124. 丝菴和琳合著《铁幕背后的灵异学发现》（1970年在新泽西出版，Prentice Hall 出版社）。
125. 《新苏联语文》，（1975年七月30日在纽约出版，俄文，）“苏联的近心理学”，第2页。
126. MEW, II, 第9页。
127. 巴库宁著作《作品》第III册，第206页。
128. 古斯利著作《心理学家马克思》（19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403页。
129. MEW, XXVII, 第107页。
130. MEW, XXVII, 第351页。
131. 基督徒新闻 Christian News, 1985年三月4日。

132.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Hyde 著作《斯大林》（伦敦，Rupert Hart-Davis 出版社）第28，29页。
133. Karl Markus Michel著作《沃尼，克里斯，黑斯的政治论》（1944年，法兰克福，Insel Verlag 出版社），黑斯著作《给德国人的红教义》第71-73页。
134. 黑斯写给 Berthold Auerbach 的信，MEGA, I, i (2)，第261页。
135. 朱尔写给鲁格的信，1841年十月十八日。
136. 黑斯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1958年，纽约，哲学图书馆出版），第10页。
137. 同上，第5页。
138. 黑斯著作《精选作品》，《罗马与耶路撒冷》（1962年在Cologne 出版，Melzer-Verlag 出版社），第299页。
139. 同上，第18页。
140. 同上，第27页。
141. 黑斯著作《精选作品》第236，237页。
142. 同上，第308页。
143. 同上，第243页。
144. 同上，第324页，
145. 《共产党要旨的问答》同上，第190页。
146. 《独一的完全自由》同上，第149页。
147. 《行动哲学》同上，第138页。
148. 艾姆士Edmund Silberner著作《摩西黑斯》（1966年，Leiden, Brill出版社）第31页。

149. 同上，第32页。
150. 同上，第121页。
151. 同上，第421页。
152. 旁引，杜克，第53页。
153. 旁引，艾姆士，第421页。
154. 同上。
155. 同上，第418页。
156. 摩西黑斯著作《社会主义的哲学文献。有关钱币系统》（1961年柏林出版，Akademie-Verlag出版社），第345页。
157. 黑斯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同上，第44页。
158. 同上，第10页。
159. 黑斯写给拉萨里的信，1863年十二月9日，《通信》（1959年在海牙出版，Mouton & Co 出版社），第459页。
160. 马克思著作《论资本》，MEX，XXIII，第779页。
161. 黑格尔著作《作品。有关流行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的片段》（1971年，法兰克福，Suhrkamp Verlag 出版社），第一册，第35，36页。
162. 斯提葛洛著作《M. A. 巴库宁生平与工作》，第三册，第435页。
163. 杜托尔斯基著作《作品大全》，第12册，第194页。他引述《革命分子的教义。》
164. 杜斯托斯基著作《魔鬼》第十册，第312页。
165. 同上，第322页。

166. 同上，第324页。
167. 沃咯丁著作《切尼斯基或尼采》（Tchernishevsky or Netchaiev）（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Koriakin and Pleeman 出版社），第247页。
168. 布特斯著作《苏联百年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实记》（1897年，伦敦）第94页。
169. 旁引，沃咯丁，第223页。
170. 威廉斯卡著作《苏联地下革命斗士》（1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第398页。
171. 沃咯丁，旁引。
172. Russkaia Misl, 1983年十一月17日。
173. 旁引，沃咯丁，第155页。
174. 威利马仁著作《概观古拉格岛》（1976年在日内瓦出版，Famot 出版社，法文），第三册，第233页。
175. 罗仁医生 Dr Lawrence Pazder 著作《记忆里的米西莉》（1982年，纽约，Condon & Littes 出版社）
176. 《尼采精选》（1954年在纽约出版，Viking 出版社），第600页。
177. 《世界周刊》，1983年二月2日。
178. Iuni Kommunist 月刊，1984年十二月号。
179. 拉萨诺著作《马克思，作为一个人，一位思想家，一个革命份子》（1928年，维也纳，Verlag fur Literatur and Politik 出版社），第149，150页。
180. 旁引，古斯利，第352页。

181. 摩西格里森著作《马克思的犹太面目》（1961年, 纽约, Herzl 出版社, 单张第20种）第40页。
182. 旁引, 古斯利, 第361页。
183. 同上, 第323, 373页。
184. 马克思写给拉萨里的信, 1861年正月16日。MEW, XXX, 第578页。
185. 旁引, 拜尼Payne, 第306页。
186. 威廉挺大利《作品》（1849年, Parker So 出版社）, 由牛津英文字典引述（1933年牛津出版, Clarendon Press 出版社）, 第VIII册, 第735页。
187. 莎士比亚著作《作品大全》（1973年,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出版社）, 第189页。
188. 瑞典日报, 1948年正月17日, 爱丽丝Alexei Stjusev著作《难忘的一夜》, 瑞典文。
189. 旁引, 索辛尼新, 第三, 四册, 第10页。
190. 《科学于宗教》杂志, 莫斯科, 1976年十二月期, 俄文, XII, 第73-76页。
191. Idea 报, 1983年六月3日。
192. Osservatore Romano 报, 1978年九月17日。
193. 引述自 Gerhard Zacharias, 《撒旦教与黑弥撒》。
194. 1980年四月至六月, ING, Aide a Eglise en Detress.